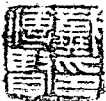


釋悅西著

旅桂蒙難記

戴傳頤題



題旅桂蒙詠記

忍辱精進

方寸





本 書 著 者 近 影

MG
I 25
83

旅桂蒙難記

序 一

松柏青青，至大雪嚴冬方見到，梅香撲鼻，須三九四九才發現；此則常人皆共知者。

至於偉人應世，其艱難困苦，有較於尋常者，比比皆是：如釋迦之遇天魔外道、耶穌被釘於十字架、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此則歷史上最明顯者。

至若 孫總理遇難於倫敦廣州， 蔣委座被困於西安，而印度甘地每每被英政府所囚，則又近人所共知者。

韓愈被謫於潮陽，蘇武嘗流於塞外，愁山猶遣於嶺南，紫柏亦囚於繯綫，此則儒釋最有聲望者。諸如此類，難以枚舉。

如上數者，道德如是之博厚，智慧如是之過人，文章如是之華美，作事有如是之經驗，何其挫節如是耶？為救世之



心過切歟？抑當犧牲私我歟？

迨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余誠百結莫解！

吾友悅西法師，於民國丙子夏，弘法廣西桂林，正遇兩廣風雲變色之時，當局誤爲偵探，遂至一嘗鐵窗風味，生命亦將危險。此間師友聞此噩耗，爲之驚心，多方設法，方得水清石現，遂爲之釋，余亦因此爲之「悲喜」。

悅師曾致信云：『有何苦而可悲？有何樂而可喜？』觀此，非有大雄大力大無畏之精神者，不能言此。現尤積極弘化於寰中，作如來之大使，爲西生之導師，較之終日以粥飯爲事，走肉行屍之輩，朽草同腐之流，大有天壤之隔！

蒙難記既出，見其爲法爲人之犧牲，以泰山之生命博得，不得不以血淚而沾染數行爲之序。

丁丑春慈航序於常州崇勝寺講經會

序二

常人不能遇非常之變，遇非常之變者，必是非常人；庸人不能處非常之變，處非常之變者，定不是庸人。觀夫蔣委員西安蒙難，性命幾遭不測，此非常之人遇非常之變也；然也處之泰然，不驚不惶，不畏不屈，終至得免於難，此非常之人處非常之變也。故天下唯有非常之人始能遇非常之變處非常之變也。常人碌碌無足輕重，喜不引人笑，怒不動人驚，談吐不奇，思想不怪，不罪於人，無違於世，保守自封，無德無怨，所以終身不遇非常之變，縱遇非常之變，亦不知所以處之，終至死於非命而後已。若夫非常之人，議論駭人聽聞，談吐令人咋舌，只知有民族有國家，不知有個人有家庭，終至動輒得咎，招人反感，非常之變，接踵而至，然在非常之人遇此非常之變，不但不爲所害，反能從此非常之

變中，另得一番親切之經驗，真實之學問，此乃真爲非常之人而爲常人所不能爲也。儒門孟子之言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非無故而說也。

有悅西法西者，余之畏友也。雖年未及而立，而學可敬名家，才氣蓬勃，智高百斗，富極有系統與極精密之思想，故發之於口，則成流利可聽之清談，筆之於書，則成美麗可誦之文章。年來宏法港粵，與羣魔相抗，雖魔家子孫，多如孫悟空之毫毛，然悅師揮其智慧之劍，突入魔王隊中，橫伐豎剪，如斬亂麻，羣魔從此始銷聲匿跡，不敢放肆胡爲矣，悅師之有功於港粵佛教，豈淺鮮哉！此時余尙未識其人，但聞其名，見其文，知爲非常之人而已，從港粵報上及師友通訊中略知一二，其與魔相搏之情形，不知其他。未幾，卽傳

聞被捕下獄於廣西桂林，余始而疑焉，後得確訊，乃不寒而慄！蓋桂方之情形，極其險惡，對佛教尤備極摧殘，悅師乘得勝魔兵之餘，毅然無所顧忌，無異自投羅網，余知其必蒙非常之變也。原因悅師見廣西佛法一敗塗地，思有以振興之，乃束裝入桂，誰知桂中僧衆極少，且不着僧裝，故桂人見悅師至，視爲異人，野心家則疑爲間諜，悅師於是郎鐺入獄矣。唯非常之人，善能處非常之變，未久，卽安然出險。使孟子之言非虛語，則悅師之遇變，蓋亦當然耳。至其被捕時之情形，獄中之生活工作，出獄以後之經過，書中自有極清楚詳盡之交代，讀者自家去探尋可也，做序文者不能再多言矣。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九日道屏謹序於南京之幻影齋

記雜蒙桂旅

自序

這本書是去年六月由廣西脫險歸香港後，在一個月間寫成功的。本來去年八月間就可以出版了，不過像我這樣不懂得文字的粥飯和尚，所寫出來的東西，誰要看你的。書店裏當然不歡迎，自己印吧，我是一個馬背朗當的窮漢，又沒有錢，所以受經濟的限制，一擱就擱到現在才能夠和讀者見面。

本來我已灰心，不想把它出版了。但是：（一）我所付的代價太大，不將它印出來心實不甘；（二）師友們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會給我充分的幫助，而增加了我萬二分的勇氣；所以我決意將它印出來，橫豎我不想賣錢，不過送送師友作爲一種紀念品。

在這種年頭兒，和尚受人的欺侮，本不算什末；人家要

你怎樣，你就得怎樣，絲毫不敢抵抗；這都是自家不爭氣，怪不得阿誰？至於佛法頹零的兩廣，尤其是極力摧殘佛教的廣西；寺產完全充公，僧人早已絕跡；正在和中央對抗時，捉個把外來的和尚，囚他一兩個月，這又算個什末。所以我這本書，並不是因我喫了人家的苦放不下，用文字來圖報復；我所寫的盡是本人所見所聞，以及自己所經過的情形。不過人家不好的地方，不打誑語的我，雖欲與之彌縫亦無從。

我在獄中兩個多月，弘化的工作並未停止過。六月十四抵香港，始知爲我出力的師友們很多；如張蓮覺、呂碧城、姜西園，諸居士；月溪、芝峯、塵空、慈航諸法師，都會直接或間接預以援救，尤其是太虛大師更加以慈悲心，打電向粵方乞援。而南京方面諸相識者，有的替我念準提咒，有的替我念大悲咒；待我脫險的消息證實，大家這才放下了心。這點使我非常感激，唯有永發大心，犧牲一切，以報各方師

友。

本書延到今天才出版，真是它的不幸；然而總算將將就就出了版，並沒有讓它胎死腹中，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不過在經費方面，幫忙我的妙修、善信、仁慧……諸大德，以及題字的虛老法師，做序文的慈航法師，道屏法師我都萬二分感謝！至於本書的內容如何，讓閱者自己去認識，這裏不復多贅。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悅西序於首都

記難蒙桂旅

旅桂蒙難記

一



(南)

桂省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外省佛徒去廣西弘法者從未有過；加之青年們的破壞，教育界的摧殘，以至該處的佛法極其消沉。兩年前我在西林閉關的時代，曾和廣西李仁周居士通過十多封信，由是而完全瞭解了廣西佛教的情形，當時便下了一個去廣西提倡佛教的決心。一方面多寄佛教書籍與廣西的各縣，一方面囑李仁周多設念佛社，多設閱經室。念佛社重行持而自利，閱經室重理解而利人；根基既立，然後待我出關去桂省一鼓吹，成績必有可觀。仁周的回信則說念佛社已遵命設立多處，閱經室則在祝聖寺設立一處，成績亦頗可觀；但人多書少不夠分派，希望多寄善書。我會囑其在佛學書局出版的佛學半月刊上，登一啓事徵求書籍，因此該閱經室所收到的佛書很多。

旅桂蒙難記

李仁周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先是外道中的一個領袖，信徒很多；後來因閱佛經始知自己所走的是一條錯路，遂即悔過，發心學佛，專心淨土，歸命彼岸，並去各縣將往昔所受的外道弟子一一施以教化，令轉變而為佛徒；其義子二人亦復披剃為僧，命其入南岳佛學講習所肄業，以期將來回桂省從事那宣傳的工

作。

從前仁周常在桂林居住，近來每每下鄉弘法遂無定所我亦自去年四月佛誕日出關後身如浮萍，東漂西蕩行蹤靡定。所以彼此一年多未通消息，然去廣西振興佛法的心念並未去懷。

香港的法師太多了，凡是供過與求的必不能引起人們的尊重，法師當然也非例外。小小的香港倒有了十四五位法師，講經說法每每發生一種競爭和妬嫉；我覺得太無聊。難道在香港弘法成佛成得快些嗎？不然為什末都聚在香港戀戀不捨呢？香港已外沒有佛法無人宣傳的地方還多得很，難道那些地方的衆生都無佛性不配學佛嗎？不然為什末法師們不發拔苦與樂的慈悲心念去努力提倡，稍盡一點

弘化的義務呢？於是我決定了，遂於今年二月間離港，向香港以外的地方去發展。

二月中旬去中山講地藏經，每天聽衆有三百多人，爲廣東歷來不可多得的法會。經期圓滿連一沿街告化的乞丐。亦復打躬作揖送數毫香資。可見地藏經中的因果循環輪回報應感人之深。我見中山佛法大有可爲，意欲組一弘法機關以資化導。贊成此舉願爲發起人的很多，我一方面派人覓房屋爲會址，一方面派人回港籌經費，我自己則暫居澳門指導進行；然一個星期後眉目已見，忽接中山來信請停止進行，因外省有一名利和尚在該處，生怕我去奪他的利養與彼不利，便從中破壞，且賣我的新聞紙說我如何如何，真是可恨！

我做事無論如何失敗從不灰心，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弘化，奚必廣東。廣西佛法極其消沉，不如趁此時去宣傳宣傳；有振興的機會固好，如沒機會也不要緊的，加之生平最愛山水，而桂林山水甲天下，縱不能振興佛教，但山水可以盡我游覽。當時通一會勸我不要去。他說：「那里一點佛法都沒有，你到那里去非常危

旅桂蒙難記

險。」然而，他所說的危險是無人招待；弘法工作或不能實現，來去的川資未免白廢。他並沒有料到我會弄到監獄裏面去坐它幾個月。

至於我取的路線是：由梧州而平樂、而桂林。然後再去柳州、南甯。再後或由南甯直接回香港，或去龍州、龍勝、三江、桂平；各縣遊覽。或折回桂林久住，或由桂林去全州、永州；經衡州、南嶽取道長沙、武漢，順長江至南京、杭州一遊。然後由上海搭輪回港；時間則多少未定。

旅桂的計劃既定，遂命弟子輩料理行裝。共帶大藤籃一個，手提小籃一個，皮箱一隻。籃內除一點參考書外，大部分均是贈閱的宣傳品。皮箱內則裝衣袍，及換洗的衫褲，像片數張，戒牒一張而已，別無長物。說起戒牒來出家十七年從未一用，已等於廢物。今則孤身一人，千里迢迢，向彼無佛法處去討生活，或有意外亦未可知，戒牒到不可不帶。不料這張戒牒竟發生了很大的效力，而救脫了我的生命。

行裝既就，遂於後三月十四日，乘江甯輪離港；當時除二三弟子及通一外，

餘無知者。

記得由中山弘法歸來，曾有人鄙視我；這次由廣東歸來，譏誚我的人更多。他們說我沒有價值。凡是做法師的人，講經說法需待人請的；悅某則不待人請，自己走去找經來講，找法來說。當我聽到這話時，每以一笑置之。我的意思是：凡有學有德的法師竟可待人家來請再去弘法，如無人請時不妨在靜室內躺在沙發上入定；像我這樣無學無德的小子，還敢妄自尊大要人家來請嗎？不過在古德的著述中，常常看到一種什末「爲衆生作不請之友」的句子，這究竟不知怎樣解釋，請鄙視我者下一個註腳。昔日釋迦如來初在菩提樹下成道時，不須五比丘請自己由道樹步行至鹿苑爲五比丘說法，而五比丘見佛來且互相商量，對佛表示不滿，不欲起座歡迎。佛尚如此，我是何人焉肯要衆生三請四邀自高身價乎？又何況末法時代濁惡充滿如中國之社會乎？又有佛法的地方衆生已會聞法，已知佛法的微妙；爲重法故，爲折伏有情的驕傲我慢故，必須誠懇請求方可爲說。如港地某佛教機關去年雖請我數十次，亦未得到我的允許；因彼等本無誠意，只欲利用而

已。若無佛法的地方需待求請方說，則該處佛法便永不能流通，該地的衆生將永無聽法的機會；因爲該處既無佛法，焉能認識佛法的好處；既不知佛法的好處，自然不會發心請法師來講經說法。且一切有情皆是我等過去多生多劫的父母師長朋友親戚，亦是未來的諸佛菩薩；他們現在在生死苦海中漂沉不定，痛苦已極。具足慈悲心腸而以拔苦與樂爲懷的大乘行者，而以弘法爲家務的菩薩僧，竟見苦而不救，縮到沙發上去待衆生來請，然後再去說法，慈悲心安在？拔苦云乎哉！

二

四時上船，五時開行，汽笛三響，機聲碌碌，船身微動，而後梢及兩旁的碧綠海水，忽泛起無數的細小白沫狀如米湯；而美麗的香港似離船而他往，其實香港未動而是舟行吧了。香港至梧州有兩天的路程，大艙和尾樓很擁擠，空氣又壞；我買的是唐餐樓，票價四元，搭客很少，空氣既好，光線又足；可以看書，可以寫字，茶水也非常方便。

記難蒙桂旅

船抵大嶼山，凭欄遠眺山景，心神爲之一爽。而金黃色的日輪，反映在深碧色的大海中，猶如銀河倒瀉萬星亂迸，使人目光暈眩不能逼視。少頃，日既暮，霞光由金黃而紅，而深紅；又頃刻，烏雲遮日，雲峯萬疊鑲以金邊，千變萬化而呈奇觀。至此始知語言文字，均失其效用而無能爲力。

八時就寢，蚊蟲既多不能入睡。十時，出艙小立，仰首見月色潔白如銀，光瀉大地，而萬物在月亮的懷抱中安然入睡，寂靜無聲；此時此刻的孤身旅客，未有不悽然欲泣者。企立一小時之久，寒氣逼人，遂入艙中用毯裹身閉目而臥，不知東方之既白。

次日六時起身，嗽洗畢，飽覽兩岸風景。西江水平如鏡，山上古松黑石，山下古塔農村，莫不皆影現於水中。八時至三水，下午四時開行，共停八小時。賣食物的小艇數十隻，賣云吞麵，賣紅豆粥，賣……的聲音非常騷擾。開行未幾忽起暴，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而下，須臾即晴。十時至肇慶，停十分鐘復行。今天見戰艦兩隻，皆懸外國旗，中國艦則未見一隻。十六晨五時至德慶，停五分鐘即

開行。我起身嗽洗畢，憑欄遠眺，呼吸空氣，風景比前更美，雖西湖亦不及，水秀山清，兩目真有應接不暇之慨。八時遇大霧，丈外不克見，遂停航二十分鐘始起行。十時抵梧州，化二毫代價叫咕哩担行李至泰安旅店。

還是上午八時在江甯輪上吃過一盃牛奶四片麵包，所以肚皮餓得要命；可是旅店飯時已過，不肯開飯，不得不去找飯店解決。然而身帶數十元，經過兩小時，走偏數條街，找不到食物充飢；因梧州凡是吃的無物不葷，真糟糕！天氣又熱，兩腿發軟，幾乎倒在街旁不能走動；末了找到一家咖啡店，飲了三盃鮮奶，吃了四塊酸漿味的麵包，將就了事。可恨那女招待不諒，還說什末「牛奶也是葷的呀」；難道真欲餓死乃公嗎？

一個宗教徒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當然有他的宗教機關可以歇足，可以解決食住的問題。梧州基督堂天主堂觸目皆是，至於佛教的機關一個也無。茶房雖對我說了個什末觀音寺，大抵不知藏在什末山窩裏面吧，所以我尋了半天連一個鬼影兒也不見。佛教徒大部分只知妬嫉障礙，不顧大局，自私自利，獨善其身；很

少發心爲人。梧州의 同胞難道無佛性嗎？難道不夠學佛的資格嗎？不然，何以竟無一個有力的大心菩薩來發心弘化呢？這並不是因我挨了餓故發牢騷，乃佛教制度的不良，佛徒不知從事公共事業，乃鈇一般的事實擺在面前。到桂林時許多朋友問我這次來廣西宣傳，向教會領了多少經費，每月有幾多薪水。我那時唯有微笑。我們平時的衣食住行，以及去他方弘法時的川資，印刷宣傳品的經費，無一不是自己揹腰包，無一不要自己去張羅。我們沒有什末教會，也沒有什末人敢來命令我宣傳，我們宣傳是由於自己多事，但有義務而無權利之可言。我們的權利儘被那些一事不爲的方丈奪去了。

泰安是一個最馬虎的旅店，房間破敗，光線空氣均不好，廁所浴室也非常的不清淨。天氣奇熱，心內很是煩悶。聽說當天有船去平樂，高興極了。卽於下午五時落啓安電輪，七時開行向平樂進發。至於梧州各處的風景，如北山河濱公園、中山紀念堂，……均不及往遊，意欲待歸來時再遊不遲；不料一到桂林便發生不幸，而蒼梧名勝竟無一遊的機會。

梧州至昭平共二百八十里，兩岸皆山不見平原。山小者皆已開墾種植。居民所住，築土成牆，蓋以山茅，磚瓦則缺少。昭平至平樂河身轉窄，三灣九曲，水勢激湍，洶然奔放；猶如千軍齊發，萬馬奔馳。有時雖開足馬力亦不能進。兩岸壁立，怪石嶙峋，或立或臥。船到這裏，左顧右盼，如都市中之汽車然，步步留神；若一個不留心，便粉身碎骨而葬身魚腹了。因這裏的航行之險，雖瞿唐灩澦亦難與爲匹也。

茶房很好，每餐用粉絲冬菇燒湯，炒青菜給我下飯每餐飯資五角。船錢，由梧州至平樂共十二元。我買的是落架床，睡在床上白天可以由窗戶看到兩岸的風景，夜裏如不下雨可以看到天上的月亮和星星。

船上和一軍人相遇，彼此一路閑談，並不寂寞。他是桂林人，當兵已二十多年了，現在當排長，因在前方剿匪受傷，而入教養院休養。每月只發小洋十元，上有八十歲的母親，中有妻，下有二子尚喫奶；一家五口每月靠此區區十元維持生活，其窮苦不言可知了。做了中國兵真倒霉，爲國家出力併命，喫許多的苦，

受許多的危險，還要挨餓；不但自己挨餓，而其父母妻子還跟着挨餓。可嘆！中國的兵爲什末這樣貧窮？因爲袁頭盡被大官拏去了。中國的大官們只要少造一點洋樓，少討幾個小老婆，少替小老婆買幾樽香水，少存一點錢在外國銀行；而不但弟兄們便如享天福，乃至全國也就會即刻強富，全民衆也就不會無衣少食了。

過了昭平行兩小時忽然擱淺，水手數十人用竹篙撐之，不見動靜；更以篾纜絞之，依然不動分毫。其時已有九點，遂停該處過夜，次早五時水漲始開行。行未久，水聲嘩嘩然，其勢過猛，船身忽後退，水手數十人上岸背牽，久之始能復行如故。

三時抵平樂，水勢頗平，山景亦佳。我住龍潭酒店四樓，房租每天一元六角，伙食另計。該酒店位在河濱，晚饌後登天台憑欄遠望，水色山光若遠若近，莫不皆羅列於目前。平樂縣城很小，街道亦窄，一面靠山，一面旁水，刻下新開馬路數條，新式汽車亦有；房屋凡新造者均西式，破舊者皆在改造中；交通方面則有電輪春夏可以直達梧州，民船則上通桂林，下達昭平蒼梧各縣，汽車可以通桂

旅桂蒙難記

林及柳州南寧，故該處商業頗有可觀。

平樂人從未見過和尚，所以我上街遊覽時，男女老幼乃至丘八莫不皆覺得我
有點奇怪，有的且以我爲外國人。

夜間烏雲四合，雷聲隆隆，無月色可見。寫信二封，一封給舫，一封給通，
至十一時入睡；隔房男女整夜歡笑之聲擾人清夢，深恨之！

十九日六時起身，即渡河搭車向桂林進發。平樂至桂林三百二十里，車價每
人六元四角，五小時可到。若搭帆船兩元即足，然要一星期始能到達。這條車路
很不平，車身又頗簸，使人心肝欲墜，加之車小人多，非常窄逼；十二時即到桂
林。

沿途所見多奇岩古峯，如手指，如筆架，大小高低，突兀崢嶸；石隙間古松
倒挂，最高之岩峯高入雲表，幾乎要將天刺破。若畫師到這里，必自愧無能。

車路兩旁平原不多，陌上則種麥植蔗，田內則禾苗新插，碧油油的綠塊非常
醒目。最可笑的是愚笨的灰色水牛，一見汽車開來便認爲大禍將至，而東奔西逃

狼狽不堪。

車至荔浦停一小時，這是桂林、平樂、柳州的要道；凡桂林去柳州，柳州去桂林；柳州去平樂，平樂去柳州，均需由此經過。下車去飯店喫飯，很便宜，綠荳芽一碟子，香菌湯一碗，飯則儘喫，只收費三毫。飯畢上車看民團起操，點名時點到一個累墜王竟半天不知報數，左邊的弟兄用手捶他，他這才慢吞吞的抬起頭來說：「我是第二十九」。

至陽朔，見山上山下有涼亭數座。排樓上書明「陽朔公園」四個字。其實由平樂至桂林，又何處而非公園？

抵桂林，住新廣西旅店樓下第一號。房屋雖舊式亦很乾淨，空氣亦足，房租每天一元二角。嗽洗後稍歇即僱一工人引路，去月牙山訪友。

月牙山祝聖寺均在縣城外，有五里之遙，地名東洲，又名對河。出東門，過浮橋，行半小時，走得渾身流汗始至祝聖寺。原來月牙山自月牙山，祝聖寺自祝聖寺，彼此相隔二里多路所以相題並論者，因月牙山的住持乃是祝聖寺老和尚的

徒弟，因此就有了連帶的關係。如別處寄信祝聖寺，而郵差只送到月牙山，因月牙山近祝聖寺稍遠故。

該寺寂靜幽雅，頗富鄉村風味，殿宇藏在一巨岩之中，在遠處看，何處是石何處是屋，幾不可辨。

先入大殿念佛堂各處禮佛，次進客室，由知客師招待，並請老和尚來會談。詢問之下始知道安法師已去南嶽，李仁周已離桂林不知何往。然該寺老和尚及諸師非常道氣表示歡迎，即派澄心師帶一工人；跟隨我由旅店僱來的工人，去旅店替我搬行李；一方面命廚房弄飯弄菜，而預以萬二分的優待。

寺內房屋不多，只大殿三間，念佛堂三間，客室三間，上有樓，其餘則僧寮廚房工人房少數而已，念佛堂乃三年前新造者。

每天二時上殿，三時念佛，課程很認真，雖逢假期亦不放香。因常住淡泊，常住諸師並無薪水；諸師亦多發道心用功，不貪名利。

客堂內並設有佛教閱書室，乃兩年前我囑李仁周居士提倡所辦者，所藏書報

頗多，每天均有人來看書。不過該經室經費毫無著落，各種佛教刊物均無力定購，即寄信向各方徵求書報的信紙信封郵票，皆是念佛堂諸師私人掣出。所以我很希望各佛教雜誌社預以方便，以法施為懷，永久贈寄一份，令廣西的同胞得沐佛法。書寄「廣西、桂林、東洲、祝聖寺閱經室」。

當晚耑宗、志徹二師來談，彼等皆老和尚的徒孫，一為陽朔人，一為湖南人，耑宗師則為念佛堂之管堂，志徹師則住月牙山。

老和尚號西安，他是湖南人，已在這裡住了二十年。初來時住在岩洞中，道念很好，曾燃去兩個手指供佛，乃一苦行頭陀。信徒很多，故寺產雖無一分一釐，而能維持有緒，漸次修造，大殿念佛堂客堂均彼一手造成。規模很好，晚餐時弟子錯擊鍵槌一下便勵聲呵斥，雖經衆弟子說情，然非跪香不肯罷休，於此可見御下之嚴。

二十日下雨，不能出遊。午飯後至念佛堂後門口看危岩，岩名省春，遊客刻詩留名於上者很多。岩內有洞，深數百丈；岩上有水滴下，用盆承之，其味香甜

可飲，飲之清涼徧體，可以洗心滌慮。洞中有水，深數尺。不克往窮其究竟，兼有寒氣襲人，身體弱者多不能受。

二十一日上午大雨，心內很煩悶。下午忽天晴，遂出遊，同行者有崑宗、志徹、澄心等師。

先去觀音岩，岩在山半，石級數百，攀羅捫石而上走了一半便喘喘然，全身皆汗，稍息再一鼓作氣簞步而上，視線被樹木所遮不能遠矚。岩內所供觀音聖像，無手足，缺耳鼻，爲狀極慘。老尼說：「因學堂不信佛法，而要打倒什末迷信；庵內佛像已被打過三次了，尙未修補」。岩內很潮溼，不堪久住；岩外有樓，既低且破，無甚可觀。

棲霞寺在觀音閣之旁，乃桂林四大叢林之一，有田四百餘畝，殿宇很多，風景亦美。然已全部被佔，一部分爲學校，一部分爲鄉公所及六合團；僧人被逐，寺產全部撥充教育經費。

棲霞寺後卽七星岩，岩洞很深。據說由這里入，經過數里可以由另一洞出。

當時洞內有水，我們又未帶電筒，不便深入以免危險。洞旁有亭，名曰：「壁立」。坐憩片刻，復由另一洞曲肩低頭僂偻而行，出洞口便是普陀山。

山上有霞飛閣，有叢翠台，皆舊有之物而爲佛教所有。政府稍加髹漆，便說是公共之地而收歸公有，闢爲紅男綠女漫游之地，談情說愛之所。佛像已毀，而鐘磬匾額尙留存以資憑吊。余等坐片刻卽下山，行半里而至月牙山寺。

月牙山寺旁山依水而立，岩石崢嶸，樹木扶疏，殿閣岩巉，花影旖旎，河水激湍，泉聲冷然，岩水滴歷縹洒靡然如珠；而倚虹樓，襟紅閣，影波樓，皆該寺之大觀，古色古香闐然靜寂。凭欄遠眺，全桂在望，萬戶千山咸呈目前如几案間。住持僧乃祝聖寺西安長老的高足名超性，五十多歲，身穿破衣，人很誠實。據說亭台樓閣亦是佛教所有，公家略加修理便算是公有。和尚自己喫飯，替人守屋，又無工錢，所以該寺在事實上已充公，而非佛教所有了。

月牙山的水豆腐很出名，凡遊月牙山者皆欲嘗試爲快。超性師親自動手煮了兩碗來請我僂鑑，豆腐依然是平常豆腐，乃由超師別出心裁煮成功，便覺鮮美無

比別有風味。不但非他處所及，卽換一個人裹出來亦復大異。

向左折順石級而下，由小船渡過至龍隱岩。岩洞深數十丈左入右出，岩壁突兀，奇狀天成，留名者不一而足。洞左有龍隱庵，深藏於岩中。庵後木塔磚塔各一，題字於岩上者亦多。岩上水珠滴於屋瓦，其聲草然。坐頃刻，心神爲之一爽。庵內住比丘尼四人，並無田地，靠募化及替人念經維持生活。已前尚有遊客來，每給些須茶資，今該庵亦已收歸公有，遊客來由公家派人招待，連茶資亦爲彼等奪去。該尼等刻下在別處買地蓋茅蓬，作爲修行辦道之所，不欲再做他人之奴婢替人守屋。且庵內聖像早被毀去，加之遊客每每挾妓於中飲酒喫肉，歌舞作樂，佛徒皆無權過問。可見該處原是用功修行的清淨佛地，現已一變而爲造罪之所。

再向左折，行半里至隱真岩。風景既不若前，故暫時尙爲佛教所有。景緻雖無甚可觀，然很寂靜，宜於修行。該處有尼七八人，當家老尼七十多歲，湖南人，頗知念佛求生淨土。其他年青十七八歲的亦有，均本桂林人，乃初出家尙未受戒者。我問他們爲什末要出家。她們說：「父母都死去了，覺得命太苦，所以要

出家修修來世。」我初到時她們還知道穿袍頂禮接駕，這在桂林算是希有的了。新造樓三間，上供玉皇大帝，下供孚佑真尊。我說：「佛教不應該供這些，當供佛菩薩才好。」老尼說：「玉皇是功德主要供的，而且造此樓時經費不足，由同善社資助，故不得不供呂祖」。

說起同善社來，廣西各縣各鎮各鄉非常普遍，勢力也很大。我曾問過同善社的朋友。據說宗旨不正，確有作用，故數年前已被政府取締。

遊罷隱真，紅日西墜，電燈已明，爲時不早，遂歸。當晚本寺住持西安長老，邀請入念佛堂開示，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題講一小時。然念佛堂外有一水坑，水聲晝夜不息，翁然如雷鳴。我怕聽衆聽不清楚，所以聲線既高且大，十時養息，疲極倦極！

二十二日晨早八時出發遊中山公園。園新闢，多天然景色，而松柏聳翠，桃柳挂綠，異草雜花，萬紫千紅，殊爲醒目。至秀峯樓，紫金山，而成大觀。山小而高，狀如熱水壺，四面皆水架以浮橋，麓有礪俗亭，頂有亭台樓閣；然可望而

旅桂蒙難記

不可卽，因危險非常，遊客每由山巔跌下，而傷身失命，故禁止扳登。

出公園行里餘便至疊綵山，又名風洞山。山在城北隅，巒岩重疊，高聳入雲。先到披雲樓，扶欄遙望，千山並峙，萬戶包羅，城外河流碧清，小舟往來如鯽。向右折到一卷亭，旁有景風閣。緣石級而下至所憩亭，石徑幽曲，布置合宜。再拾級而上，由岩洞穿過而至後山，岩洞中冷風襲體，而兩壁間所刻的佛像類多活潑如生，乃古跡也。

由風洞山下，經過鳳凰街，老東門大街，皆桂林商業集中之區，出麗澤門，行一里路到老君洞。洞內塑有老君像，旁有彌勒睡像一尊，乃青色細石所雕成，珍品也。後山岩洞內有三尺高之石刻觀音立像，乃唐時吳道子筆。洞外殿宇亭台皆類，殿兩旁刻有十六尊者像，唯妙唯肖，形態不一。然庵內老尼不知保養，殊爲可惜！

折回麗澤門，復出文昌門，至開元寺參觀。開元寺在文昌門外，乃隋唐時所建。內有石函藏舍利一粒，清時已被人盜去，只剩空函。然藏石函之塔每每放

光，見者非一，確是神奇。又有金剛經碑一座，乃唐時褚遂良所書，前年毀寺潮流發生，已被推倒亂石中擊成兩段。該寺地皮廣闊。但殿宇頹朽，聖像被毀，嘻哈二將已無頭，四大天王已缺足，十八羅漢有的無耳無鼻，有的無眼無手；一個一個皆體無完膚，爲狀極慘不忍入目。和尚已被逐，寺產已充公。今因居士林請求，橫豎房屋破爛不能辦事，遂撥一部分爲居士林之林址；今年二月間，居士林已遷入。余到時該林王步洲居士等，擺茶會款待暢談。忽大雨頃盆而下，雷聲隆隆，遂於該處午齋，齋畢雨住已五時，遂歸。

居士林乃李仁周王步洲居士等所發起，林友均是初心，復無大德指導，參加者既少，經費復無出，除佛誕日念念佛上上供，並未講過一經一論；所以，成立已來雖有兩年，而毫無成績。我與王步洲居士晤談時，曾囑以通俗演講，注重宣傳，並多購淺顯佛經贈人閱讀。桂林佛教機關只有祝聖寺居士林兩處，雖亦有佛教會的名義存在，不過挂空招牌，實際上已無人負責。祝聖寺在山林中，宜於精修爲僧伽辦道之所；居士林交通方面比較稍便宜於宣傳，爲通俗弘化之處；兩處

當事者須發心努力聯絡感情，彼此合作，使桂林佛教復興，是所厚望。然事實上該林對唯一無二之祝聖寺非常妬嫉，大有欲取而代之勢，真是痛心！其所以至此之故及事實下章再敘。

夜間珍藏師來暢談，藏師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曾在天童住過禪堂。他由湖南南獄來，今天始到，關於南獄祝聖寺內所辦的佛學講習所，以及湖南佛教現狀，談論很詳。

二十三日上午月牙山當家超性師請齋，並請老和尚作陪。老和尚說：「老拙得見法師如獲至寶，法師的威儀，法師的言論，法師的……無一不使我欽佩，無一不足為人的模範。我已二十年不出街，不過門前的石橋，今為敬仰法師故，特地破例陪法師去月牙山應供。今與法師約定，法師無論如何須允許我講一座地藏經，教化這里的衆生，又我已年老，徒輩均無能為，此寺亦需法師負責維持；請法師不必推三阻四，慈悲允許」。語畢拜倒於地。我被其誠意所感動，不便推辭，只得滿口應承。

齋畢稍休息後，與二三僧友到浮橋叫小艇一隻，泛游於桂林城下，碧水綠波之中，其樂無極。至象鼻山捨舟拾級而登，山壁立，石級數百，山半刻有「西南保障」四個大字，乃白崇禧所書。休息兩次始達山巔，氣喘汗流，兩腿發軟欲撲。山頂戰壕縱橫，砲壘深藏，已爲桂林城防軍事重地。然是不是真能保障西南，尙待事實來證明。徘徊久之，卽下山入城，到二我軒照相舖，意欲與三數僧友照相一張作爲紀念；因天晚光線不足而罷，只購風景片十數張，待回港時送人。

二十五日上午十時，發足去遊虞帝廟。至準提庵大雨，便於該處午餐。下午二時雨止復行，行半里渡河，再行二三里而虞廟在望。地基寬闊，房屋衆多，然已破爛不堪。推門而入，見虞王像已毀，天井內青草叢生，有黃牛兩隻在裏面喫草撒糞。在山的左旁有樓二座，屬新建者。余等拾級而上，見一則爲鄉公所辦事處，中懸總理遺像，兩旁牆壁露柱貼滿標語；一則爲遊客休憩之所。該樓一面靠山，三面皆有窗戶，空氣很好。憑欄遠眺，心神爽然。前有大河，水碧清，河中有小洲，名馬面，以其狹長如馬面故，有居民一二家居於綠蔭之中。再向遠看，

百萬山峯大小高低，皆羅列於目。向左看，新植綠禾，一望無際，村後牧童三五，點綴成圖。右看紫金風洞諸山，及被綠藤所攀之古城牆，皆朗然無遺；誠不愧爲桂林八景之一也。坐未久，紅日西斜，回寺已七時。

地藏經已決定於四月初八日開講，上海佛教日報已登了桂林祝聖寺請我講經的新聞，本埠各要道亦標貼了講經的廣告，桂林日報上亦想請許冶律師起稿，賣幾天新聞以資鼓吹。佛教日報的新聞及在桂林標貼的報單，都是超賢師一手做成。超賢師是個新出家的沙彌，年紀才二十左右，志向既高，文字亦好。我會勸他到外省佛學院去讀書，將來學成功好回廣西振興佛法。後來我在監獄中，全虧他在外照應。至于經本子的方面，本寺有十幾部，又在桂林各庵找出了十幾部，我又寄信給香港通一法師，囑他趕快的寄這門十多部來，柳州立魚峯有十多部，我已去信通知李仁周居士，叫他來聽經順便帶來。說起李仁周來我初到桂林便向各處打聽，如祝聖寺，月牙山，觀音閣，紫竹庵，居士林等處，均已打聽過，均不知他在那里。待到春霖師來，始知他在柳州立魚峯居住。

春霖師是老和尚的徒孫，月牙山超性師的高足，在柳州立魚峯當住持。這次特由柳州來桂林替老和尚祝壽。對於這次講經的法會非常的熱心，他會和我約定，地藏經一開講，便回柳州籌備講經法會，請我講發菩提心論，我已應許了他。據說柳州人的信心比桂林更足，廖軍長及其他要人又很衛護佛教，所以柳州的佛法比桂林更有希望。

廣西的生活太苦，在香港這種大都市中住慣了的我，真有點弄不來，尤其是恨苦修行的祝聖寺一天只喫兩餐；米，既紅且糙，又煮得硬，下飯的菜一碗蕺荳芽，一碟子羅蔔乾，兩碗鹹菜湯而已。初到時那種飯無法下咽。然爲佛法故，爲有情故，唯有精進勇猛自勉自勵。只要有法可弘，有生可度，再苦千倍，亦須忍受。

老和尚四月初五過六十歲的大壽，由初一起修千佛懺。至於講經的儀式諸師還未明白，又念佛堂內念佛的聲音很不雅；所以我從二十六起並未出遊，趁這幾天教教他們講經的儀式及七音佛。棹子凳子均已辦好。由初一起凡是老和尚的歸

依弟子來替老和尚拜壽的，老和尚便向他們或她們口頭宣傳，叫他們務必來聽經；總而言之，一切均已就緒，專待初八日到來便可開講。照當時的情形看來，這法會必有可觀；不幸初二日下午魔事發生，我遂被公安局便衣隊非法逮捕。雖是我的業重福薄，要亦廣西佛法復興的時節因緣未到吧！

三

情形是這樣的：當四月初二日下午五時，寺內諸師均已上懺，只我一人躺在客堂內房間裏的竹椅上看書。忽有二客來會，我將門簾掀開，見二客本是平日常來會我談天的熟人，隨不慮有他而陪他們談天。三分鐘後一客忽出外小便，聽他在門外咳嗽一聲，忽有穿便衣者四人，——一穿長衫，餘穿短衫褲——雄糾糾的一進大門便向客堂直衝。我正想起身招呼，那爲首的穿長衫者很敏捷的拔出手槍來緊逼我的胸膛，叫我不要動；其他三人亦復衝上來圍在我的餘三面，各以手槍瞄準。他們又要我脫大袍——其實我那時穿的是長衫——在他們的威逼之下沒得

說，只有照辦。於是那勇敢的冒了萬二分危險的穿長衫者，見我身上並未帶武器，才稍稍將心放下一點；將他自己穿的長衫脫下來命令我穿起，又將他自己戴的白色的磁面盆式的帽子除下命令我戴起；我在他們的威脅之下也是沒得說的，只有一一照辦。他們所以要我改裝，無他，怕我的同黨在路上將我劫去，不得不委屈我暫時做一做在家人。末了他們只說了一個字道：「走」！我於是擎了一串念佛珠，脫去拖鞋換上羅漢鞋，半僧半俗的五分鐘內在四根手槍挾持之下，便人不鬼不曉的離開祝聖寺。原來在外穿便衣者還有二十多個，守住各門戶及路口橋頭。後來我覺得由祝聖寺至城門，這中間各街各巷橋頭路尾，均有穿便衣者往來梭巡。大概他們即是我平常在報紙中，所看過的什末便衣隊。

奇怪得很！我的胆子向來是很小的，尤其是見到槍炮子彈刀劍之類的武器，我是走不及的。我記得民十五年孫傳芳時代，我在南京一個寺院內居住；當夏天熱得透不出氣來的當兒，那些戴着有銀紅色簪的帽子，佩着雪亮的指揮刀，背着馬炮的憲兵們，每一對一對的到寺內去，將佩的刀背的槍解下來放在桌上乘涼

，隨便和我們談天說笑。可是那刀槍我從不敢用手去摸一摸，也不敢走到有刃有槍的地方去；他們有時將槍拏在手內撫弄，我更加要走得遠遠的。今年由中山講經回來，順便在澳門仁果那里住了幾天；他有幾根鎗，長的短的皆有，他曾拏出給我看看，並教我學着放；但是我怕，不敢用手去摸它，我以為這東西是很危險的，我生怕「砰」的一聲子彈會由裏面冒出來，損害了我仍何一部分。我又記得我十五六歲時，見隣舍娶親殺肥豬；當那屠夫將雪亮的尖刀送進那肥豬的咽喉中去時，我拔腳就跑，跑到隣村去過了兩天始敢回家；我覺得那刀好像刺進了我的咽喉似的一樣的痛楚驚怕。我又記得我十三四歲時，母親因為請客買了一尾一斤來重的活魚，叫我拏到河邊石頭上去刺洗。那東西是活的，我不敢用手去拏牠，我竟想不到一個方法將牠由籃內遷移到籃子外面的石頭上去。末了只好就在籃子內殺。但是籃子小，刀柄又長，自然做手脚不開；不過捨此更無別的辦法了。於是我咬緊牙齒，下了決心，一手按住魚背，當然按得很輕，生怕牠覺痛不肯甘心讓我殺而發生反抗，一手拏刀放在牠的肚子上拖來拖去，後來牠真怕痛不耐煩起來

了；牠，那魚，一個翻身，尾巴打在我的手背上，我這一驚不小，雙手一縮，刀是下了河，魚亦在水中搖頭擺尾回到牠自己家中去了。我是這樣的一個胆小如鼠的傢伙，不知這次爲什末四條槍指住我，我竟一點不怕？我竟面不改色，心內異常的鎮靜。我覺得我那時只有微笑，我笑他們活見鬼！

起先，我只認他們爲綁票匪。因爲：一、他們沒有穿制服；二、他們並不說話，也未說明他們是那個機關派來的；三、他們又無公文；四、天色又將晚；五、祝聖寺那地方又是僻道；加之他們那種舉動實如綁匪，或更過之。後來我又覺得這里離縣城不遠，而廣西的政治雖腐敗，然決不會有許多賊匪明目張胆來架和尚吧？不過他們究竟是機關，是匪徒，我都不管；一聲不響底跟着他們跑。可是後來我們受了很大的損失，說他們是最下等的強盜並不過分。

行十分鐘至鄉公所休息，兩個監視我，兩個又折回祝聖寺。這鄉公所即在棲霞古寺之內，裏面還有個學校。這學校內的學生和先生都會去祝聖寺會過我，和我談過天。他們爲避嫌，不欲和我答話，我亦因爲是階下囚，祇微笑而已。但是

他們都圍得來看熱鬧，尤其是幾個擦粉抹脂摩登其服的青年女人，她們究竟是學生，是先生，抑或是教員們的老婆，我不得而知；她們大約已喫過晚膳，洗過澡，無事可做，所以踢着鋼琴，唱着婉轉動聽的歌以消遣；一聽說解了一個犯人來了，便也圍得來看。他們和她們擠眉弄眼得意非常，意思似說：「捉住了！看呵！這就是偵探啦！」我覺得太熱，於是向監視我的人說：「帽子可以除去嗎？」那傢伙點點頭。我便將那東西除下來擎在手內，權當扇子取風。同時又對監視我的人說：「口渴得很，得弄點茶來吃吃才好！」那傢伙又向校役要了一盃茶來給我。

半小時後，寺內的超賢師澄心師，被四個便衣隊押着，將我的皮箱藤籃送來。他們向我要鑰匙開皮箱及藤籃檢查。但我的鑰匙是在長衫的口袋內的，長衫在寺內已被逼脫下，身上當然無鑰匙；於是又派人到寺內去取，耽擱了半小時取來了。命令我開皮箱，開藤籃。天是老早就黑了，向學校方面借了一張火水燈照着，於是他們慢慢的很細心的來檢查。學校裏的學生們，教師們，以及其他的一切

人等，通統都圍得來看，圍得水洩不通。他們都想在我的行李內發現一件什末東西出來，最好是公文，秘密的信函也好，如果發現出手槍子彈及什麼黨的證那章更好了；因為這是他們升官發財的好機會。

他們先檢查藤籃，本來是他們監視我的，可是檢查時我要監視他們了。藤籃開開來正在檢查時，有一個傢伙手內不知拏了兩本什末主義，輕輕的想塞進那藤籃內，幸虧我的眼快手捷，一把抓住他的手，平心靜氣的對他說：「謝謝你，先生！你可以將這書送給別人，我可不敢領你這情，哈哈！」那檢查者將那兩本書接過去看了一眼，然後向我說：「這書不是你的嗎？」我說：「我是沒有這書的。」那末這是誰的呢？」「你們究竟由那里取得來，我如何得知？」那傢伙只看了我幾眼，書是擯在另一個地方。藤籃內翻了半天，什末也沒有發現；於是再來檢查皮箱，自然啦，要緊的東西不在皮箱內在那里？

檢查皮箱時最先被發現的是一個卷子，外面用牛皮紙包好了的，他們的臉上一起有了得色，意謂在這里了。打開來一看，原來是我在雜誌上發表過的幾篇文

章，由雜誌上剪下來的；他們一篇一篇的只看了標題，又很失望的將它們丟在一邊，那並不是他們所需要的目的物。次後發現的是一個布囊，將鈕扣解開，把囊裏面的物件抽出來，原來是一張戒牒，他們看到了戒牒二字，大約知道這是做和尚的憑據，於是一看也不看就擱在一旁去。再後被發現的是一個硬壳的小冊子，外面用上等的紙包了又包，裹了又裹；這次他們面孔上都有了喜色，他們以為不消說，這次定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了，還怕不是一個什末黨的證章嗎？有了這東西可以回去向上峯領償。可是折開來一看，真氣死人！封面上原來是一尊釋迦牟尼佛，佛的頭頂上並排書着歸依證三個字，內裏首頁是太虛老法師的肖像；我是去年十一月在香港利園佛學會歸依太虛老法師的，這是老法師發給我的一冊歸依證。他們的面真有點古怪，我覺得他們的面色時時在變，我好笑。最後所發現的是一個銀包，內裏有一元的香港幣一張，伍元的廣東幣三張，拾元的廣東幣一張，伍元的廣西幣八張，一元的廣西幣一張；共計有六十多元不上七十元。他們將它由銀包內拖出來，掣在手內翻過來，覆過去，看了又看，撫弄了半天，真有點

不忍釋手。但是我站在旁面看住他，那些學生們先生們也都站在那里幾十隻眼睛都骨碌骨碌的看住他，他想頑花槍實在有點頑不出。末了只好忍痛將它們依舊塞進銀包內去，並同時對我申明道：「你的錢在這裡。——我們並沒有拏你的。」我亦連聲答應着「是！是！——什末話？」

檢查後照舊鎖好，鑰匙交給我帶着，略問了我幾句話，便命超賢、澄心照舊肩着在前面走，四根槍照舊押着我在後面跟，走了一小時經過幾條街巷便進了縣政府。那時已有九點多鐘了，行李交會計處扣留，超賢、澄心又被押走。我身上穿的那藍色的長衫，頭上戴的面盆式的白色帽子，據說是借的，這時當然要脫下來還人家；那時的我鼻梁上依然架着眼鏡，可是穿的短衣，真有點像個犯人了。五分鐘後我便被送入了看守所，於是我的牢獄生活便從此開始。

這次我連累的人太多了。我進監獄時除隨身的衣褲外別無長物，如枕頭、被單、面巾、牙刷等一件也無。天氣又有點寒涼，尤其是身上不名一文那是很不便的。次日派人送信到寺內去要東西，而送信的亦復被拘，原來公安局派人紮在寺

內。等到第三日寺內的老工人送飯給我，對我說：初三日和尙被捉了二十多個，做衣服的裁縫，担茅柴的工人，由城內送禮來的通統被捉；弄得祝聖寺風聲鶴唳，無人敢去。澄心、超賢當晚便被押進公安局，並沒有回寺。二十多個和尙中有十多個是外來替老和尙祝壽的，有七八個是本寺常住的；外來的十多個到第五天就放了，本寺的七八個一星期後由公安局轉解縣政府，和我在一起住了四十多天才放。七個和尙還有一個裁縫，共計八個人在裏面都生病，而且病得很厲害；有一個超度師，出獄後用椅子抬回寺內去第三天就死了。然而這都是我的罪過，無緣無故的跑到廣西去累人，我唯有慚愧，悔責自己！

物質的方面，事後檢查，我們受了不少的損失。我少了一支墨水筆，一把剃鬚鬚用的保險刀，一把指甲鉗。墨水筆值港幣拾二元，是我過生日時徒輩在先施公司買了送給我的。保險刀值一元，指甲鉗只值一個三分六；他們竟連這點小東西都拿了去，真可憐！這些東西我是放在抽屜裏的，他們一部分人將我帶走，一部分人便抄東西，見到自己喜歡的便放到荷包內去。其他的和尙，珍藏法師不見

了大洋伍拾元，他的損失算最大。還有李光不見了二十元，崇宗師不見了八元，澄心師失去三元。他們的錢放在藤箱內的，有的上鎖，有的未上鎖；未上鎖的不談，即上了鎖的均被扭開，將錢取去。這些和尚都是很窮苦的，他們終年捨不得喫捨不得穿，自己寧可挨餓挨凍不肯亂化一文。他們這點錢是留了有病有痛，即所謂防後的。而且他們平常並無一文的進賬，所以他們這點錢也許還是出家時由俗家帶來的。我相信假使盜匪來打劫，對於這些窮和尚的一點錢決定不忍拏去的。至於我的物件，進了縣政府已後的損失，留到下文再敘。

四

我在桂林被捕的原因，閱者諸君必定急於要知道一下。好！我就來說給諸位聽：

桂林的佛教寺院均已充公，僅存者只一祝聖寺而已；和尚亦只有祝聖寺內十幾個和尚而已。這些和尚道念雖好，但不會到外省走過，難免俗氣未脫。加之他

們大部分都未讀過書，對於佛法的方面那是一點都未了解。平常有客去，他們藏在房內不敢出來會客，縱會客除了問「貴姓名府上那里」的幾句應酬話外便什麼都談不上。他們上街可以脚上不穿鞋襪，身上不穿長衫，很隨便的出城入城或見護法。沒有見過外省和尚的桂林人，便以為凡是和尚都該這樣；不然，便不是真和尚。待我到了桂林可不同，我的衣服，我的威儀，我的言論，我的思想，以及我的一切，都和他們不一樣。無論何人要去會我，我都敢出見；會客時有談有說毫不拘束，而且隨你提出什麼問題來，我都可以東扯西拉的替你解釋。而少見多怪的桂林人看起來，便以為我決定不是真和尚；決定是個化裝，而到桂林來有所活動的重要份子。因此想升官發財的官迷財迷，便免不了去向軍部或公安局報告，這是我被拘的原因之一。

我到桂林既引起人的注目，每天去會我的當然很多，各界都有尤以教育界的居多，而印象最深值得一記者有某——忘其名——學校的教員。他們一共去了四個人，一個姓朱的，一個姓徐的，兩個姓王的，姓朱的說話最多，其餘的三個人

很少開口。當會面後除了互問姓名籍貫職業外，便討論其問題來了。今將當時問答，摘要錄之於下：

「久仰法師學識高深，特來領教！」

「抱愧得很！鄙人以家貧失學，除佛學外其餘一無所知。」

「現今科學昌明時代，破除迷信刻不容緩；法師乃欲提倡佛法，無乃與時代輪齒違背乎？」

「佛法非是迷信，而是破除迷信的；所以提倡科學與宣傳佛法，乃殊途同歸，並不抵觸。」

「許多寺內齋公齋婆，所表現的不盡是迷信嗎？」

「那是未受教育無知無識者的一種幼稚舉動；所以佛教現狀雖然有了不少迷信的色彩，但佛法的本身並不是迷信。」

「佛教所主張的是些什麼？」

「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大悲救世，與樂拔苦。」

「現在吾國人民痛苦已極，貴教何以不拔其苦而與其樂？」

「佛教教人最低限度也須做到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吸煙，不賭博，不叛國之數種；人世間所有一切痛苦，寧有一種而不從殺、盜、淫、妄、……叛國而得來嗎？」

「日本人強佔我國土，殘殺我人民；吾人必須抵抗才能夠不亡，你們佛教主張如何？」

「亦主張抵抗。」

「抵抗外侮，必須武力對付；而佛家主張不殺，豈非違背？」

「殺生是惡，不殺是善，通常義也。若殺一人而救多人，則不殺反是惡了。所以爲有情故，爲正義故，而不得不殺者，亦爲佛教所許。如釋迦佛祖往時，嘗殺一人而救多人生命，曾增長多福，可爲明證；不過這種非常之義恐資誤會故，但可爲智者言，不爲愚者道。又救國之方法正多，抵抗並非僅有殺人之一途；國人倘能精誠團結，使力量集中，他人焉能覬覦。他如振興教育，提倡實業，建設

交通，注重生利，彼此合作分工，各盡其職；皆間接之抵抗，救國之坦途。豈待四萬萬同胞，人人執槍去前線向敵人轟擊，始爲抵抗嗎？」

「今聽大和尚所說，茅塞頓開，始知從前對佛教的不滿，皆因自己不知佛教

。

「對的，凡對佛教不滿而欲加摧殘者，皆由不知佛教；若知佛教的真義，便信仰之不暇了。然而這皆是吾輩佛徒，未盡宣傳的責任所致。」

「然則，佛徒只應宣傳佛陀的主義，自利利人即足；至於寺內的偶像可以取消，無保存的必要。」

「寺院內諸佛菩薩的塑像，亦同各處公園內曾造福給民衆的偉人之銅像，乃屬紀念的性質。吾人向它頂禮膜拜，與黨徒對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無別，不過崇拜其高尚的人格，及所有的豐功偉德，表示自心的敬意吧了。倘你肆意摧殘，便是反動份子了。」

「很高興和大師談談；但時間不早了，改日再來請教。」

「好！有空只管請得來談談，非常歡迎。」

凡是教育界的人來談天，所有的問答大概和上面所記的大同小異。

又有許多學生常到寺內來遊。有一次盡是女生，大的十七八，小的十二三，共計有一百多個，都是穿的灰色的中山裝。本來佛法無男女相，社會上亦復社交公開，男女平等。照理我該向她們宣傳。不過青年的我初到這陌生的廣西，爲避嫌故，只好躲在房內不敢出來。

有兩次來的是男生，他們是下鄉宣傳抗日的。起先他們沒有注意我，我於是拿出幾本「君有孝你父母否」來散給他們，又和他們亂譎幾句抗日救國；他們對我的態度改變了，他們都來圍住我，和我談天。我便乘這個機會向他們宣傳佛教。末了他們是很滿意的，他們又將下鄉宣傳的大綱送我一份，這算是交換。

大凡宣傳一種主義，並不是最短期可以收到效果的。他們——教員學生之流——都是反對佛教的中堅份子，桂林佛寺的摧殘，聖像的毀壞，他們都會直接的參加過。他們毀滅佛教的這種罪惡行爲，乃至到最近並未停止過。我到桂林後

遊虞廟的前一日，猶聽說他們尚去某尼庵打菩薩。教育界學生們既領頭去寺內打菩薩，於是頭腦簡單的鄉民亦隨之同流合汙，墮入毀滅三寶的罪惡深淵。在鄉民以爲有益的便應該興起來，無益的便應該消滅掉；現在國欲亡，菩薩不能救國；外侮來了，菩薩不能禦侮；天旱求雨，菩薩不肯不雨；老太太有病求菩薩，喫藥也不靈；小孩子出痘求菩薩，會死；……現在也許已無菩薩了，或者因世界不太平常打杖，嚇得菩薩們躲在天上再不敢臨凡了，縱有菩薩也不靈驗，與人無益不毀何爲？因爲這些，所以廣西破除迷信打倒菩薩的這種惡行，便如風從雲湧到處都是。

可是他們正在毀佛滅僧，而不識時務的我便便不前不後這時跑去要提倡佛教，當然要引起他們的嫉視而難免衝突。所以他們並不是爲修行爲瞭解佛教，才到寺內去見我的；他們不過欲探探我的口氣，欲看看我究竟是一個什末樣的人物，然後再決定對策以謀應付。因他們生怕我在桂林極力宣傳，時間久了信徒多了，將來也許會將佛教所有的寺院完全收回，這於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他們欲維

持其自身的飯碗計，不得不去散佈謠言，說我是什末共產黨員，重要份子，這也是我被拘的一個原因。

我在桂林被拘，而桂林佛教居士林亦玷有莫大嫌疑，決不能辭其責。今詳述之如下：

查桂林佛教居士林，乃前年王步洲李仁周等所發起，成立已來兩年於茲成績毫無，今亦奄奄欲斃，連住在林中照應香燭者的火食都不能維持。因該林份子複雜，指導無人，目光短小，唯金錢是務；皆失敗之因素。原該林之林友，一部分是同善社的社員，一部分是歸根教徒；所以，他們都是些外道，起先並不信佛。因同善社的宗旨不正，已被政府取締，他們得另換花樣；於是來組織居士林。又見佛教偉大可以寄託，便再冠上佛教二字。至於歸根教勢力很大，雲南、貴州、廣西、及廣東、湖南的一部分，信徒已有幾十萬，以根（？）天瑞爲祖師。根天瑞是雲南人，乃寧波觀宗寺寶靜法師的皈依信徒。這傢伙並未讀過書，所以肚子內竟是一肚子的草包。但他的胆子真大！他竟自稱是彌勒佛應世，而到處去妖言

惑衆，誘騙那些愚民。他做了一本小冊子，裏面什末「玉皇上帝」咧，「大羅神仙」咧，「瑤池佛母」咧，「自性三寶」咧，……亂說一陣。皈依時收費五元，須發惡誓，無論如何，不得更皈依他教；而無知識的桂人，受其惑者比他省更多。他們既專以弄錢爲目的，政府當然要干涉；於是他們也就換個花樣來加入居士林爲林友。所以居士林，是由同善社的社員，及歸根教三花教（？）先天道等的信徒，合組而成的。他們換湯不換藥，所有的工作還是從前的老樣子。

該林初成立時，祝聖寺的和尙曾允其所請，去替他們幫助一切。每逢初一十五及佛誕日，和尙們便去引衆念佛上供，林友亦漸漸加多起來。不久，該林便組織了一個募捐團，去柳州南寧各處募捐。法事是一點未做，募的錢究竟到那里去了？只有佛才知道。祝聖寺的和尙們，見他們並不是些什末善男信女，無非以弄金錢爲目的，便不肯參加。這一來該林佛也念不成，供也上不得，林友方面既無新來的送錢，舊的又走散，刻下只有十幾個居士，經費非常困難，所以他們對於祝聖寺非常的懷恨和妬視，時欲取而代之以爲報復；而對於這講經法會蓄意破壞

，自是意中事。

當祝聖寺講經的報單已出，居士林竟派一個交際員去祝聖寺和老和尚商量，意欲即刻請老和尚移駐居士林。理由是老和尚的信徒多，如果他到居士林住，他的信徒都會爲居士林的林友，金錢收入可以加多，居士林方可以維持下去，不致關門大吉。老和尚當然不高興，但忽然將那交際員領到我房內去見我。我見他所說的盡是外道話，並不懂一點佛法，而我的責任心使我很平心靜氣的糾正他的錯誤。不料那傢伙不肯服輸，和我鬥嘴。我那時雖未下逐客令叫他去，可是我自己走開去不理他。據說他還是一個什末民團的團長哩。我給他的一點小小的不堪，他當然不滿意；他回到居士林過張其辭說我的壞話，或直接去向公安局報告，說我是個什末什末亦未可知。

最令人可疑者，當我被公安局非法逮捕後，桂林各佛教機關及佛教徒均奔走援救；只有居士林始終未見動作。許律師用佛教各機關名義遞稟時，也只有居士林推三阻四的始終不肯負責蓋章。李仁周由柳州趕回桂林，意欲救我出獄；而居

士林竟用最卑劣的手段，向仁周恐嚇，說我已被槍決，刻下縣政府派人專拿李仁周，而將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嚇得連夜向鄉下逃生。仁周到鄉下聽說我並未被槍決而再回桂林時，居士林則向他警告，不准他在桂林居住，促他即刻他往，以致我欲和仁周會一面亦不可能。由上各種情形看起來，居士林之居心不可測於是可見了。這也是我被拘的原因之一。

我在桂林既引起了人們的注目，又有不滿我者佈煙幕造謠言，而軍政當局聽到消息派人去偵探我監視我，那是免不了的。有兩個穿長衫服帶墨鏡的，差不多每隔兩天便去會我一次；會談時所說的皆是佛法，然佛法不能離開社會的，談佛法時於政治方面有時也許會涉及的。他們自己說是經商，從前曾入過同善社，他們會我的目的據說是想修行，因為不知佛教的道理要我指導他。我也曾送了幾本書給他們看，他們據說已看過了；有的地方看得懂，有的地方看不懂。其實他們是官，一個是公安局長，一個是書記，他們特地穿便衣來偵探我的。

有一次合當有事，使他們發生了很大的誤會，給他們一個很不好的印象。

事情是這樣的：這次他們又去寺內會我，恰巧我在樓上大便，因本寺的廁所是在樓上的。他們在客堂內坐了半天不見我出來，乃澄心師——服侍我的一個小和尚——忽將我的房門「砰」的一聲關起來；原來澄心認得他們。他太無知識了，平常不對我說，臨時關房門，這種舉動便使他們起了很大的懷疑。

當時樓上曾住了幾個和尚，又住了兩個裁縫，他們都是粗人走起來又快又重，走得樓板冬冬響，那兩個傢伙在客堂內聽到了更起了很大的懷疑。他們認為樓上決定有會議，不然的話，決不會見他們來就發生恐怖，脚步也不會這樣急促。及至我在樓上事畢，下樓進客堂淨手後，與彼等合掌為禮時；而愚蠢的澄心師，竟當面他們對我說他們是什末官什末長。當時他們雖不承認，我亦心內有數，但一笑置之，依然陪他們喫茶談天。但他們以機密一旦被識破，若不從速下手，或發生變故，或被逃脫亦未可知。這也是我被拘的原因之一。

又四月初五，乃該寺西安老和尚六十歲的生日；由初一日起，拜千佛懺。他的徒弟徒孫很多，大概廣西各縣都有。他們於三月二十七八，便陸續的由各處來

該寺替老和尚祝壽。所以本寺平常只有十幾個和尚，這次竟有了二十多個。公安局以爲這都是我的同黨，都是化裝，未必是真和尚，都是我帶來從事某種工作而受我指揮的。又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在桂林縣城內居住的，當然也是很多的。由初一起，他們或她們也都到寺內去送禮，替老和尚拜壽；所以初一初二這兩日內，由桂城至祝聖寺的這條路上，男男女女老少川流不息。而粗莽的公安局不知細心偵查，便誤以爲我在寺內必定開會演講；這些人到寺內去，都是去聽悅某宣傳什末主義的。這和尚在寺內愈弄愈凶，這還了得！於是他們發生恐慌，彷彿大禍將至，認爲非常嚴重，不得不報告軍部，遂奉軍部的命令，將我逮捕。這也是我被拘的原因之一。

有了上面所說的五個原因，所以我就免不了要坐牢。不過我很達觀，不怨天不尤人，正好在獄中說法教化衆生。所以我在牢中雖物質享受的方面非常粗劣，常常忍餓；但人人生病，我不生病，始終康健，終日有說有笑。出獄後抵港時，個個皆說我的面色比從前好。

五

我是四月初二十時，被送進看守所的。桂林縣政府裏面有六個看守所，東西南北上五方均是整個的杉木造成的柵欄，底下離地一尺五寸高用木板鋪成，犯人便睡在那地板上。桂林人喊看守所爲籠子，因爲那看守所和養鳥的籠子差不多，不過大小之別吧了。我所住的是第二籠，這第二籠和第四籠白天是相通的，每晚七點鐘收籠，便各歸各。

我一進去時便大受歡迎，那些犯人一起圍上來，叫我坐下問長問短。例如：「你是那里人？」「你貴姓名？」「你是幹什末事的？」「你爲什末來桂林？」「你犯的是什末法」？……諸如此類，這個問題過了那個又來問。他們看我穿的衣服和他們不一樣，又見我手內拿着念佛珠，覺得有點奇怪，他們並不知道我是和尚。還是老趙會到過外省，見過了許多的和尚。於是對他們說：「這是個吃齋修行的大師父哩，我們得好好的照應他」！於是便有許多人來安慰我，叫我放

心不要怕，在裏面耍幾天，大家做朋友。我亦大聲說：「是的，我並沒有犯法，我是來和你們做朋友的；如果環境允許我，我很想在這裡多耍幾天。我見你們這樣和氣，很高興！我會說故事。來吧，朋友們！我說故事給你們聽。」

「我們最愛聽故事。好！就請你說點子給我們聽聽吧！」他們很高興的請求我。

「聽着吧，朋友！」我打盤坐在地板上對他們說：「從前有個老和尚，在山住茅蓬修行辦道。這和尚已是一個得道的高僧，能走能飛，不生不死；可以曉得過去未來的一切事，他已竟成了平常所說的「阿羅漢」了。他有一天因袈裟褪了色，便去找點樹枝來，找點有色草來，放在鍋內煎水，想將那袈裟染它一下，加點顏色上去。當時山下有個種田的，因為他的牛不見了，便找上山去。一見這和尚，便說：「你這和尚還修行哩！你竟將我的耕牛偷來殺了」。老和尚莫明其妙的說：「阿唷！施主，你說什末話呵？我從來不下山，何嘗見你的什末牛」？那農夫一口肯定的說：「不要賴呵，和尚！牛皮牛骨已在這裡」。老和尚揉揉眼

睛，再仔細一看，便曉得自己的業報到了，一聲也不響。原來他的那頂袈裟竟變成鮮血淋漓的牛皮，而同時那些樹枝野草也都變成牛肉和骨。農夫是不由分說，將這和尚扭着去見官。官見贓證分明，遂判了這老和尚三年的監禁。老和尚在監內雖吃盡千般苦，然終日歡歡喜喜的爲罪犯們說法，絲毫不以爲苦。待三年將滿後忽被釋放，原來老和尚的徒弟來了。這徒弟很有點資望的，因出去朝山拜頂，尋師訪道，教化衆生；所以，一去就去了多年。這次回來看師父的，可是師父不見了，茅蓬也被拆了；訪查了好久，後來聽說師父爲偷牛已被監禁，便去見官求情，並說明他師父道德很高，不至犯法，必有冤屈，這官平常也聞這弟子的名，便允許所求將他的師父放出來。老和尚一出監獄便騰到虛空中去，現出種種神通變化來。或現大身塞滿虛空，又現小身猶如蜻蜓，有時身上會出水，有時身上會出火，有時在空中走路，睡覺，打坐，翻筋斗；把那個官喜歡得手舞足蹈，連忙向空中招手，請這老和尚下來，向他頂禮，並請他進後堂吃齋。官在席上請問老和尚道：「像大師父這樣好的道德，決不會盜人家的牛；不知當日的牛皮牛骨從

何而來？請大師父指示，好釋我的疑或」。老和尚說：「這是有因果的，我前世也是一個種田的，因耕牛不見了，走到山上去硬說那修行人偷我的牛，那和尚因此坐了幾年的牢。所以我現在雖然得道，仍須坐牢還報。可見因果不昧，善惡分明；我們平常說話，不可不小心！」朋友們！在這裡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是有罪的；然而不犯罪也要來坐牢，這就是前世的冤業了；現在雖未犯罪，前世曾犯了罪亦未可知。所以我們既到了這地方來，不須怨天尤人，只怪自己命運不好，只有懺悔已往，緊慎將來，改過自新，誓做好人。你們以爲怎樣？」

他們聽完了這故事，被感動的很不少。都說，向後說話要留心，不可信口開河，胡說亂道。

我們這籠子有一丈五尺闊，三丈深；兩邊鋪簾子，算是人犯們的床鋪。一個挨一個，如叢林內的上客堂的廣單；每人大約有一尺五寸闊的地方可以睡覺。簾子是私家帶的，如無簾子便得睡地板。有的老犯買幾張簾子在裏面做生意；出二角錢也可以租一張簾子，睡過三天五天一月半月。中間三尺寬的地方，人多時晚

上也可以鋪蓆子睡覺；白天得捲起，好讓人家走路。

說起做生意來，裏面不但只做租蓆子的生意，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生意。如吸大煙的，可以在裏面開燈做好生意，利市百倍。我們第二籠有兩張燈，第四籠有三張燈。只要和管獄員，買辦；拉得攏，打得熟；買幾根槍，補充一點子彈，那是不成問題的。有的買幾付紙牌，買幾付牌九，在裏面做生意。難友們想看看牌，推推牌九，就得向你租；每用一次，納租半角，生意再好沒有了。他們真高興，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外，就是四個人一堆看紙牌，或許多人圍在一起推牌九。有時飯來了，還不肯放手；白天大賭特賭還不算，晚上還要賭通宵。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傢伙，家內很好，因賭博輸了錢不敢回去，才到軍隊裏去當兵。當了兵因賭霸王錢被告發，幾乎將小命送掉。可是一進監獄，便將短衣，長褲，皮帶，嗽口盅之類賣去，不到半天輸得光光。還有賣香煙的，賣酒的，賣腐乳的；都能尋到錢。聽說有個會做生意的，在牢裏坐了三年，家內買了幾十畝田。

雖然同是一個監獄，可是一淺一深，就有了天淵之別。因為口面除柵欄外並

無牆壁遮掩，所以空氣好，光線足，白天可以看到天上的太陽及經過的飛機，晚上可以看到天空的涼月和星星；至於走廊和丹墀內的一切，都一目了然。可是裏面深處就不如了，那里的空氣又不好，廁所又在那里，一天到晚，一夜到天光，常有人去疴矢撒尿，氣味很難聞。例如你正吃飯，人家要來疴矢，這是人家的自由，你無權干涉。其他如生病生瘡的汗濁不堪不知衛生的，都被趕到那里去睡，那里的蚊子木虱也特別的多。

本來先去的人住在口面，後去的人住在裏面睡毛廁角；並且每天早晨要洗廁所，掃地。待前面有人走了，後面的人始能一個挨一個的往上昇；再有人來便住在你後面，洗廁所掃地的工作，你也算是有了替身，如果有錢不願自己動手也可以，只要肯出二角錢，洗廁所掃地什末都可以解決了。因為有幾個吹大煙的苦朋友在內，專靠洗廁所掃地，找點子錢用用並過癮。

每個籠子內都有一個籠頭。如果你在獄中坐得最久，別人的資格都沒有你老，你又有點能幹可以節治犯人；假使前頭的籠頭省釋出去了，你就得當當籠頭，

約束全籠子的犯人。雖任勞任怨而喫苦，可是也許有點好處；新來的犯人得奉承你，有錢的臨走時送你三角五角一元半塊也是有的；有錢的犯人家內送飯送菜去，籠頭可以有吃有喝。

我初去時，那籠頭姓黃，名叫連有。他有二十六七歲的年紀，是做政界的。他在看守所已被監禁三年多了，在我進去的第四天始判決無罪開釋。原來他的老婆另外有了戀人，欲想和他離婚而苦無理由；於是便誣他通匪，政府便將他捉得來，放又不肯放，辦又不能辦，一押就是三年。省釋後老婆是早已跟人跑了，這三年的損失算是自己倒運。我問他道：「你出去還想討女人嗎？」他向我搖搖頭道：「二十四歲坐牢，坐到二十七歲，不爲別的，只爲一個女人。從前千恩萬愛，悻悻纏綿，都如夢幻。女人禍水，誠不我欺！我從今已後立誓不再討女人。」黃連有和我很客氣，他見我穿得乾乾淨淨，又是一個和尚，並沒有逼我睡毛廁角。他拿一張蓆子攤在很乾淨的地方對我說：「你就在這裡睡吧！」我是空了兩手進去的，枕頭被條一項也沒有；老黃於是找個裝茶用的竹筒給我做枕頭，拿

他的大襖給我蓋。第四天他開釋出去，我就搬到前面去，住第二個位子。

老黃去後，老趙當籠頭，他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軍人，他曾到過十多省，打過大小一百多次仗。這次因在廣東的潮州犯了罪，判了三年的監。他犯的罪是這樣的：他在潮州縣府當縣兵的班長，他還有一個朋友當縣長的親隨；後來這朋友拐了縣長一千多塊開了小差。縣長說他同謀，便用繩子將他的手脚吊起來，肚子上再壓上一塊百來斤重的大石，然後用皮鞭子抽他的背，要他招供。他受苦不了，拿起鉄練子來想和縣長拚命；於是縣長大怒，判了他三年的罪，連夜起解，以三個半月的時間，經過了二十多縣，始到桂林。這二十多縣的監獄，他都進去嘗試過；裏面的情形如何，待遇如何，他都可以說得清清楚楚。他的家，在桂林城外三十多里路；他本來就有田有地，很好過；後來當兵打敗仗又搶了不少的錢寄回去，著著實實又買了幾十畝田。他的父親每過一星期便進城看他一次，送點什末大蒜豬肉銅圓之類給他。本來縣政府允許他拿一百塊錢贖罪，他自己也情願；以為出獄後去當兵，只要打一次敗仗就夠本了。但他的父親不肯，他父親的意思

是：如果將你贖出來，他又要去當兵，那是很危險的。而且自己又老大，又只一個兒子，媳婦還未娶；盡放他在外面胡鬧那是不對的，不如讓他在監獄中多住住，好將暴惡的性情改變改變。那傢伙真不好，自從他一當籠頭，凡被送進監獄的，他就向人家要二角規矩錢；他又會罵人，性情太壞，不到十天便被打倒。而這籠子不再安籠頭。

住在我左右的兩三個人，都是很乾淨而注重衛生的。一滙姓劉，名叫鴻甫；一個也姓劉，名叫月峯，後來我替他取的法名叫佛月；一個姓黃，名叫超華，我取的法名叫佛超；他們都沒有犯法。

劉鴻甫是辦公事的，因手續上有了小小的錯誤，被定了三個月的牢。他的家離縣府很近，他的婦人每天送兩次飯。我在裏面吃的飯菜，都是拿出錢來託她去替我買替我煮，送來給我吃，洗衣服有時也請她。

劉月峯是個開煙店的老板，因為蓋章替人担保，被保的跑了，他又陪不起錢，就得坐坐牢。

黃超華是個開雜貨店的老板，他是被民團指揮部拿了去的，他在牢內坐了兩三個月，上過五次稟；所出批示僅說：「靜待調查」而已。究竟犯的是什末法，他自己也不知，官也沒有對他說。

他兩個的店也離縣府不遠，他們的婦人也是每天送兩次飯，有時還要加送一點點心。

月峯兩夫婦實在有趣，那婦人情愛又重，脾氣又大；有時夫婦對住了哭，有時對住了罵；哭起來我要向彼此安慰，罵起來我要向兩方和解。有時罵過了，女的走了，賭氣兩三天不送飯菜來；男的在牢內挨餓，餓得沒法又託人去對她說好話。末了吃的，喝的，用的，又通統送來，兩個又和好了。

至於超華夫婦但對住了哭，並沒有對住罵。不過她們也太可憐！男的關在牢裏，什末時候始能省釋，不得而知。店內受時局的影響，無生意可做夥計要去當兵。超華的店本來是賣油米的，末了買不到米，開米店的無米下鍋煮飯。他們借人家的大洋批貨，賣出去所得的是桂票。當五月初十左右，桂林偏地皆兵，風聲

鶴淚，謠言四起；有錢的紛紛逃走，紙票便一落千丈。先每張一毫的桂票，值銅元十八枚；後來十六，十二，八個，末了只值四個銅元。初則可以將小票裁成兩截，每邊算半毫，拿去買東西；後來拿一整張的買不到一碗粥。加之桂林張縣長集衆演講，教人民趕快逃難。他說：「如有四個月的糧草，不妨城內居住；如無四個月的糧草，得逃出桂林三十里，才能夠安全」。這一來市面更糟糕，有錢的及年輕的都逃到鄉下去了。民船汽車，生意十足。桂城百姓不到兩天，竟逃去十分之八。縣署裏的行李，是一担一担的由後門往外挑。所長和典獄官的老婆兒子，也不聲不氣的搬到城外去了。祝聖寺岩洞內，裝滿了男男女女的難民。那時米賣四十五元一石，油賣三元一斤，豬肉每斤二元半；而且政府出了佈告，只准軍人買；至於民衆不但買不到米，連小白菜都買不到一根。我亦間接受了影響，平常豆腐乳一毫可以買兩塊的，這時要兩毫子始能買得一塊，而且限定每人只准買一塊，不准同時買兩塊。

超華，月峯，他們的店老早關門大吉了。可是屋主依然要房租，公家依然要

收公費，捐稅局照舊要納捐納稅。女人家有何能力再開店，只好關起門來吃本錢。她們有了問題了：究竟是逃好呢？還是不逃好呢？逃呢，第一丈夫在牢內無人送飯，第二帶不去的東西必受損失，第三城破了彼此失散了你死我活各不相知。不逃呢，中央的飛機來擲炸彈太危險，而且有錢買不到米也成爲問題。男的是主張叫她們逃，生命要緊；女的主張不逃，要死便死在一處。末了彼此大哭一場，無結果。那時我極力勸他們念觀世音菩薩，男的在牢中跟住我念，女的回到自己家裏去念。

後來白崇禧飛到桂林演講，並指導機宜，人心稍安。縣政府提出一個人犯去槍決了，罪名是拒用省鈔；第二天大早又在我們那籠子裏提出一個去結果了，罪名是招謠生事。張縣長被軍部監視失去了自由，後來被夏威大罵一頓了事。這一來，桂林暫時鎮靜了許多，逃難的也有不少又回來的，廣西省鈔每元可值八百錢。

胡國丞，是一個植菓木的老頭。他因鄉長魚肉鄉民，假造糧票，混騙金錢，

便到法院告了那鄉長。但是那鄉長很有錢，便拿錢買通了檢察官，及民團指揮部。民團指揮部派四根槍，將他當江洋大盜一樣捉得來，押在縣政府數月。他已病倒了；我一進監獄，他便爬起來向我合掌，請我救救他，使他的病好。

是的，凡是和尚大抵都會有點名堂的；所以我在廣州、香港，見過許多和尚——真假我可未調查——會算命，看相，看風水，賣藥，看病，……有的還要貼街招，登報紙，大吹特吹，說他是「五台高僧」，或者是什末「峨眉老衲」之類。因此社會上一般無知識的，便有了一個凡是和尚必定會看看相醫醫病的觀念在腦子裏。我自從到了香港已後這五六年間，請我看相的，請我治病的，也不知有過幾次了。我都紅着臉，搖搖頭，很抱愧的說我不懂這些。哈哈！大笑話！做了和尚，連看相都不曉，那真是一個飯和尚了；請求者於是很失望的，很鄙視的，頭都不掉，跑了。前在西林閉關，住持每每帶客去見我，請我看相。及至不開口時，住持便對客說：「法師不肯多說，怕洩漏天機。」人客這時便向我點點頭，似信非信的跑了。原來住持拏我做招牌以廣招來，爲這事幾乎破裂，閉不完

三年關。

現在不再這門獸了。爲弘化故，我得用種種的方便，使衆生親我，近我；我可以乘便爲衆生說法。所以假使有人請我看相，我便先東扯西拉的亂講一陣；然後便爲你說善惡因果的道理，令你在無形中打破了迷信的觀念。假使有人請我治病，那更是我的拿手好戲：先爲你緊閉二目，念經念咒，懇求佛聖保佑，祝福給你。然後勸你戒殺放生，求佛加被，懺除病因。要素食，莫飲酒，勿吸煙，勿縱慾，以除病緣，一切病苦由因緣起，生病的因緣既無，病就會好。再後便爲你說明生老病死的大病，勸你歸依我佛醫王，服食念佛參禪持咒修觀等法藥。這一來不但替你將身疾治好，就是心病也可以漸漸減輕了。

所以，胡國丞請我治病，我想既入虎穴，須得虎子，便即刻滿口應承。扶彼坐定，拿茶盃盛開水，左手結印置盃於上，右手以二三兩指押上。囑彼合掌，默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我則誠心念大悲咒七遍，觀音聖號一百二十聲，然後命彼將水飲下，扶彼安睡，並教他念「觀世音菩薩」不息。

當我持咒時，端坐合掌，爲時既久，汗流如注；而罪犯數人，執扇替我扇風。次日早晨，國丞向我合掌致謝，說他的病已減去一大半了。

十時，得到了籠頭的許可，便站在籠子的中間，大聲向罪犯們演講。兩個籠子共一百多人，除生病者皆端坐靜聽，無一人高聲語笑。而我們隔壁特別看守所——這是我安的名字，原名觀音堂，那看守所是觀音堂改的。——內幾個政治犯，也走出來旁聽。

我說：「諸位難友們！我到這裏來和你們住在一起，和你們談天，說故事給你們聽；我和你們算是有緣的，對嗎？」

「是的，你和我們有緣。」他們異口同音說。

「那末，我現在來講點道理給你們聽，你們高興嗎？」

「很高興！」

「那末，聽着吧，朋友們！」我說：「我是一個學佛的佛教徒，佛怎末樣做，我也要怎末樣做，名爲學佛。我們的佛以大慈大悲爲懷，而欲解除人類的痛

苦的；我是也想以慈悲爲懷希望救人類出苦的。現在你們在這裏不是很苦了嗎

？」

「是的。」

「你們不是想脫離這裏，恢復你們的自由嗎？」

「是的，我們人人都想。」

「你們在這裏所受的苦，不過不能自由，飯喫不飽，沒有好好的床舖睡覺，沒水洗澡，沒水洗衣服，沒有好茶喫，有錢的人不能和父母妻子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快樂，沒錢的不能去工作覓食維持家計；你們所欲出的苦，就是這幾種。對嗎？」

「對的。」

「但這，不過是一點小苦而已；除此已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大苦，恐怕你們還不知道罷？」

「不知道，我們從來就不生聽說過。」

「我來說給你們聽。」我說：「你們初生時，先在母親肚中坐了十個月的黑牢，那裏面既無空氣，又少光線，悶得要死；臨生時九死一生危險非常，生出後鮮嫩的皮膚和外界相接觸，猶如刀割，以痛苦不堪，故呱呱啼哭；這是初生時的生苦呵。人既生後，若不短命必定有老。人既老了，便髮白面皺，背曲腰駝，牙子落了，眼睛花了，耳朵聾了，精神衰敗，事事不如；若有孝順的子女以娛晚境，痛苦或可減少；若子女不孝，衣食不給，還要罵老不死；或子女全無，孤身無依，再加貧窮，年老又不能工作，其苦尤甚；這是年紀老大的老苦呵。爲人既需喫飯飲茶，難免不生疾病；或因飲食不調而起，或由寒暑無常所致，內症如心痛腹痛，外症或流膿流血，有錢的或可請醫服藥，無錢的只有束手待斃，吃又不能吃，喝又不能喝，欲生不能，欲死不得，輾轉衾枕，纏綿床第；這是生病時的病苦呵。既有生必定有死，人人皆有死，不過死期或早或遲罷了。或善終，或橫死，或被火燒，或被水浸，或被槍傷，或被刀殺；縱是善終亦復恐怖非常，加之捨不得這，捨不得那，臨斷氣時如刀割心；這是臨死時所受的死苦呵。其他還有和

怨家會到了的苦，和所愛的人別離苦，凡有所求不能遂心的苦，夏天有熱的苦，冬天有冷的苦，肚子餓了固苦而吃飽了不能動也是苦，跳蚤要來乞食，木虱要來趕齋，蚊子來擾你的睡眠，蒼蠅來和你開頑笑；這都是苦呵。人世間的苦多着哩，說也說不了這許多。假使做人不守本分，造了罪惡，死後還要落地獄，墮餓鬼，變畜生，那更加苦了。坐牢不過是一點小苦，這小苦已外還有這許多的大苦；你們只想出這小苦，其他的大苦難道不想出嗎？」

「我們先不曉得，現在可明白了；我們不但求出小苦，我們還希望出大苦哩。」那劉月峯和歐陽貴兩個人說。

「好的！」我說：「你們既欲出苦，不可不知苦的來處；苦是一種結果，果必有因；欲脫苦果，須斷苦因；苦因不除，苦不可出。苦的因，即是罪惡，略說十種：

1. 殺生：殺人，殺牛馬豬羊，以及蚊蟻微細動物。
2. 偷盜：將他人的物件想方法拿來，說是自己的。

3. 邪淫：除去正式結合的夫婦外，與其他異性交。
 4. 妄語：說假話騙人，或用粗惡言罵人的父母。
 5. 飲酒：酒能亂性，不能止饑，不能止渴，又作賤五穀。
 6. 賭博：贏到了，三朋四友上茶樓上酒店；輸掉了，垂頭喪氣，廢時失事，蕩家破產，有百害而無一利。
 7. 吸煙：既費金錢，又損身體，一榻橫陳，萬事皆廢。
 8. 叛國：國是人民生命的保障，若爲虎作倀，博歡異族，引狼入室，殘殺同胞，便是民賊。
 9. 懶惰：既不工作，猶須生活，游手好閑，爲累社會。
 10. 毀佛：佛聖大慈，救世拔苦，立意破壞，罪大惡極。
- 這十種罪惡皆是苦因，苦必須欲出的，不盜，不殺……不毀佛，然後可。若一方面造罪惡，一方面又想出苦，那就不可能了。
- 要想離開痛苦，須除罪惡；要想得到安樂，須行衆善。只要將殺，盜，淫……

……毀佛，這十惡消滅掉，便是行善了。總而言之，身的行爲，口的言論，意的思想，這三方面，凡是有益於人的皆是善，我們皆得去做；無益於人的皆是惡，皆得去禁止。能止惡始能離苦，能行善始能得到安樂；這就是惡因苦果，樂果善因的因果道理。即如你們到這裏來受苦，而受屈者固有；然大部分還不是因爲做了不應做的事。難道這不是因果嗎？

又西方佛國，至爲快樂；念阿彌陀佛，尤爲善中之善。所以誠意念彌陀念着不息，將來念成功便會生到西方佛國中去了。西方佛國的好處你們想知道一下嗎？

「我們很想知道一下，請你對我們說吧！」他們說。

「好的！那末，聽着吧！」我說：「從我們這世界向西方去，經過很遠路程，那裏有個佛國名叫極樂世界。因爲這世界裏面的人，並無一點痛苦，而有許許多多的快樂，所以這世界的名字叫做極樂。這世界裏的佛祖，就是阿彌陀佛了。

這佛國裏黃金爲地，平坦如掌，徧地皆有七寶莊嚴，並無坑坎堆墮瓦礫荆棘

又有七寶妙樹排列成行，下圍七重欄楯，上覆七重羅網，常開豔麗的花，常結鮮美的果；蔚然聳翠，蔚然秀美；枝葉敷舒，條幹繁茂。微細的風兒吹動那枝葉花果，便發出微妙的音聲來；人民聽到了異常快樂，發心憶念佛法僧三寶。

又有七寶樓閣，在那樹林深處；純是天然生成，不假人工建築。爲人民自由安居，一人住也可，多人住也可。若欲出遊，可以坐在宮殿內，如乘飛機，連宮殿而飛去。

又有種蓮華的七寶池，池裏面的水湛然清淨，瑩然透徹，微波流動，潺潺有聲。池底布的是金沙，水中植的是寶蓮。蓮分九品，亭亭玉立；花開四色，嫋嫋迎風。綠葉扶舒，香潔異常，大如車輪，永不憔悴。這是修行人的道業所成，爲臨終托質的所在。

又有琴瑟箏筑，笙簫管笛，箜篌琵琶，鐘鼓鈴鐸；晝夜六時不鼓自鳴。這是天上的音樂，並非人間所有。

又有曼陀羅花，曼殊沙花，晝夜六時從空中散下。那國裏的人民，各用花籃裝着，到他方世界去供佛。

又有許多雀鳥，如什末白鶴，孔雀，鸚鵡，舍利等鳥或翱翔於長空，或棲息於森林；常用幽雅婉轉的音聲，或宣深奧的經偈，或唱幽美的佛歌。人民聽到了，莫不心悅神怡寵辱皆忘，合掌當胸稱讚我佛的勝德。你看！小鳥能夠勸人修行，可謂神奇奧妙之至了！

那國裏虛空中不見日月，唯見金閣岩峴，玉樓重疊，寶蓋輝煌，幢幡旛旛，天花與樹花齊飛，樂音共鳥音一致，滿地落花，色香俱美，設有萎悴，便被香風吹去，更雨新鮮美好的花。所以法華經中，有「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的佳詩，即敝此景呵。

那國裏的人想穿衣服，衣服自然而至，分兩輕微體質柔軟，顏色鮮豔，不舊不破，著少不冷，穿多不熱，不須洗濯澆染，也不須裁縫補綴。這是微妙的天衣，並不是人間的粗葛。

想吃飯時寶鉢由空中飛至，不必耕田種地，也不須炊爨烹煮，鉢內百味具足，食畢鉢自飛去。所吃的變成香氣，由全身毛孔攢出；因為沒有渣滓積蓄於腹，故無須撒尿疴矢。

總之，那個世界的好處無窮無盡，說也說不了這許多。我們如果欲生到那國裏去，只要生信信我所說，真實不虛；更須，發願願生彼國，願出此界；然後專心一致念誦「南無阿彌陀佛」。或默念，或出聲念，可隨自心所樂。因為阿彌陀佛，大慈大悲；人能敬仰，未死時蒙其保佑，將死時蒙其現身接引。你們聽到西方佛國有這許多的好處，還高興去嗎？」

「我們很想去，請大師父指導！」歐陽貴說。

我說：「那末一心一意念阿彌陀佛吧！我來念給你們聽。」這時我兩手相拍，高聲念七音佛一百二十聲。犯人們誠心靜聽；有幾個且用蒲扇拍地板，或用篋子擊漱口盅代板。

念完了，我又對他們說：「好聽嗎？我在這裏早晚都像這樣念，如果我在這

裏住得久，將來你們都能夠學會了。」

念完了佛，胡國丞又來求我替他治病，還有廖魁玉也是病得很厲害的；我一爲他們持大悲咒，念觀世音並勸他們自己念觀世音菩薩，又勸他們如果病好了每逢初一十五要吃素，平常不可殺生，要記住觀音菩薩給你的好處，不可忘恩不報。他們都向我點頭合掌，表示服從。

毛廁角旁邊病倒了十多個，爲狀極慘！他們都是有爲的青年，平常每餐需白米飯三大碗始能充飢。現在獄中每天兩餐，每餐一碗，每碗六兩；米既糙，飯又爛，又無菜。初則每星期發鹽一湯匙，後來將這亦取消。聽說看守所本來飯菜是可以吃飽的，可是不知被什末長什末員上腰，飽了私囊了。監獄內衛生二字談不到，飯又吃不飽，又要在廁所邊聞臭氣，肚子裏又作急不放心自己的官事，……那能不病呢？不病則可，一病可糟糕。聽說看守所每月本來有醫藥費四十元。有一次那個司法官會親自走到看守所去對人犯們說：「上頭是有醫藥費的，你們如有病，可以報上去，替你醫治！」可是我在裏面五十五天，生病的不知幾多，死

的也有十多個，從來不曾見過一樽藥水，一粒藥丸。這又不知被什末長什末員上腰包了。「可以報上去」；真笑話！病在牢裏的囚犯，爬不起，出不去，叫誰去報？又病重不准取保出外醫治，縱有金錢但外面的醫生不高興入獄替囚犯看病；所以一生病只好待死。

我見那些病人太可憐了；於是不怕汗穢，顧不得聞臭氣，走到廁所旁，將腰彎下去，先以好言安慰，然後勸他們默念觀世音。

然我的工作完了，典獄官始來干涉。他說：「在監獄中公開發講，爲法令所不准！」好的，從今而後當謹遵台命，決不公開宣傳；只好秘密進行。那典獄官總算是一個好人，後來我還得了他一點幫助。他姓王，是一個三十左右的小塊頭，樣子很斯文。

入獄的第一夜第二夜，心內非常煩悶，不能入睡；到第三夜已後習慣了，也就睡得很舒服了。後來我遷到前面去睡，三個人佔了一丈多寬的地方；可以橫睡，直睡，斜睡，倒睡，連打筋斗都可；舖的是劉月峯的新蓆子，瀉意極了。我每

天，一天亮就起身，洗面，漱口，面對外打坐，呼吸空氣。不過蚊子跳蚤尤其是虱子很多，差不多每天都得將衣服解開捉一次。奇怪！盡是大的而無虱蟻；因為我們勤洗澡，勤換衣，所以太乾淨了，並不會生虱子。我們身上的那些大虱子，都是由人家身上搬家搬了去的。先，月峯他們，捉住虱子便恨命的「格吧」一聲，將牠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的通統殺死；後來我——去，替虱子們向他們請願，他們不再殺而取放的政策，便是捉到了將牠們流放到籠子外面的走廊下去。因為這事，所長的太太不高興，黃超華、劉月峯的女人也不高興；因為她們要由走廊下經過，或站在那裏說話，虱子也許會爬到她們身上去。

那些罪犯們因為不洗澡，不換衣，所以生虱子。他們無水洗澡，無衣可換。

那裏面的待遇很不好：早晨，先是有熱水洗面的，後來熱水改為冷水，洗不來冷水就得出一個毫子給所長。先是有開水喝的，每天兩次，每次五個人共一竹筒，後來軍事發生，據說買不到柴火，便喝冷水。至於洗澡須自己出錢，先是一角錢洗一次澡，後來要兩角，你如果肯化兩毛錢，那所長便來開鎖放你到天井裏去

，給你一點熱水洗澡。我是每逢一星期洗一次澡，雖是夏大也就算是最乾淨的了。
。難友們三個月五個月，或從來未洗過澡的多着呢。

我在那裏有寥長生、李貓兒照應我。如洗面水都是他們替我去捨，洗完了面的水也是他們去替我倒。洗面的小木盆本來也要自己去捨的，但我用的是劉月峯的磁盆。他們照應我並不想得我什末好處，不過寺內送點菜來，或自己買的菜，乃至喝不了的茶，都得給他們。後來他們開釋出去了，秦橋保、歐陽貴來照應我。

歐陽貴曾當過營長，後因在銀號辦事，賭輸了欠下公款，被判了六個月的罪。他的老婆帶着四歲的男孩，每逢一個星期便去看他一次。

我會很誠懇的勸他不要再賭。

我問他道：「賭錢有什末好處呢？」

「沒有好處。」

「有壞處嗎？」

「也沒有什末壞處。」

我說：「賭錢的壞處很多，你不知道。我來說給你聽：賭錢想贏而生貪；這不是壞處嗎？將自己辛苦工作得來的錢，捨不得吃，捨不得穿，白白的輸給人；這不是壞處嗎？將用金錢買不到的寶貴的光陰消遣去，不去工作，廢時失事莫此爲甚；這不是壞處嗎？賭它三天三夜，弄得頭暈眼花，以致睡眠飲食皆不能安定一定的時間，很不合衛生；這不是壞處嗎？你贏到錢，三朋四友都來包圍你，要你請他們上茶樓酒店，未了贏的不夠還要貼本；這不是壞處嗎？賭輸了沒錢翻本，於是東拖西欠或挪用公款，引起了種種犯罪的行爲；這不是壞處嗎？賭贏了還想贏，不欲從事其他正經的工作，只想靠賭博吃飯，養成一種懶惰下流儂倖的心理爲社會害；這不是壞處嗎？賭博的壞處還多得很，說也說不盡，你說「沒有什末壞處」，那是不對的。」

我說完了，幾個好賭的都點頭對我說：「我們不知好賭有這許多壞處，從今以後我們可不再賭了。」

初二進監獄，初三日鑰匙被拿去了，大約又是開皮箱檢查。其實我的行李被檢查也不是一次了。在江門分卡檢查，在梧州檢查，在平樂檢查，前天在鄉公所檢查；現在還要檢查。我如果有犯法的東西，也不能帶到桂林來，查來查去還不是這一點東西。

初三日上午，忽提我去訊問，形勢比他人嚴重得多。縣兵提他人時都空着手，不帶手槍；來提我時，竟拿着手槍警備。原來他們聽到謠言，說我能飛牆走壁，會打拳。所以問話時那秘書會問我道：「你的國術大抵很有研究的吧？」

我是從來未曾經過官事的，不過在小說上看到大老爺坐堂是很威嚇的，心內未免有點駭怕；結果並不是老爺坐堂，而是秘書長在會客室，以賓客之禮相待，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

會客室一共三間，正中擺了一路長檯，檯面上舖了雪白的竹布，四面擺了幾十張圓凳，牆上正中挂的 總理的遺像，兩旁挂的黃主席及李宗仁、白崇禧的照片；設備非常簡單。

傅秘書有三十左右的年紀，他的名字好像叫做文起吧？他穿的是中山裝，和尚頭，瘦削的身材，說話時半天一句很斯文。他一見我便起身招呼，請我在上首坐。我覺得我現在是階下囚，無客氣的必要。他們和我客氣，不消說，這是一種手段，無非欲探探我的口氣；假使我有什末秘密，談話時也許會無意中漏出亦未可知。所以我很平淡的在他對面一張圓凳上坐下。他又叫工役倒茶，又拿出紙煙來敬我；茶是接來了，對於煙那只有合個掌，敬謝不敏了。不過客氣只管客氣，而警兵照舊提着槍站在門口監視。

本來是提我來訊問的，不過他既取了會客談話的形式；所以只好東問一句，西問一句，並無系統。今將記得的略錄在下面：——前後的次序當然變通了。

「悅西大師府上那裏？」

「江蘇。」

「今年貴庚多少？」

「齒長三十五。」

「從前在那間學校讀過書？」

「我並沒有進過學校。」

「不要客氣！你的大著我已領教過了。」

「那不過隨便亂寫毫無價值的。」

「你從前何以不進學校讀書？」

「家貧，連吃的都沒有，那能入學校？」

「那末你爲何會作書呢？」

「我七歲時曾入私塾讀過年把「人之初一，出家已後也會在學問上着着實實用過幾年功。」

「出家幾年了？」

「十七年。」

「那不是十八歲就出家了嗎？」

「是的。」

「結婚還沒有？」

「未曾。」

「大師究竟爲何等感觸而出家呢？」

「一方面因親死家貧，無依無靠；一方面欲成仙成佛，入聖超凡；這樣就出了家，並無其他感觸。」

「你在那裏出的家？」

「我在離南京九十里外的寶華山出的家。」我的小廟據說在山東，但事實上我是在華山的四方亭落的髮。

「大師的國術大約研究得很好吧？」

「從來未曾習過這東西，你看我的體魄就會明白了。」

這時他的紙煙已吸完一支了，另換了一支吸着，又叫侍役替我倒了一盃茶，接着又問下去道：

「你出家後在什末地方住得最久？」

「香港。」

「到香港有幾年了？」

「六年。」

「六年之內有到其他地方去過嗎？」

「到過廣州，潮州，中山，澳門。」

「這次到桂林來有何貴幹？」

「特來遊覽風景，如有機會並欲宣傳佛教。」

「佛法的確是好的！我從前隨李宗仁北伐，每每住在寺院裏；見那藏經櫃子內盡是藏經。我也曾拏幾本看過，不過很深奧，不易看得懂。將來是要請悅師父指教的！」他這話也許是真的。

「抱愧得很！然我現在已是犯人，指教二字實不敢當。」

「大師這次帶了多少錢來？」

「港紙五十一元，廣東紙二十五元。」

「港紙已換去了吧？」

「是的，在梧州換的。」

「你在香港，金錢的來源如何？」

「講學時衆弟子津貼少許。」

「你在桂林本想住多久？」

「若無宣傳的機會，一星期就要他住了；現因祝聖寺老和尚請我講一個月的經，就耽閣下來了。」

「預備幾時開講？」

「初八。」

「今天才初四，也許不會礙你講經的日期；不過你出去講經，兄弟決定是要來參加的。」

「我非常灰心，縱出去了也許不會在貴處宣傳的。我們佛教徒最愛名譽，這次遇到這不幸的事，知我者以爲我是被誤會，不知我者必以爲我的行爲不端，將

來出去更有何面見人！」我嘆了一口氣說。

他說：「這到不算什末，凡是發心救世利人的皆免不了要受種種委屈的。你看那教的牧師佈道常常被軍隊捉去，或被土匪綁去，或被不信的野蠻的鄉民殘殺，所在多有。你看過新聞紙，大抵也會知道的」。

「是的，敝教諸佛菩薩爲化衆生故，不辭地獄苦；至於人間的小苦，本來不算什末」。我生怕他只知那教徒肯犧牲，不知佛聖爲社會故犧牲更大；故向他補充了已上的一段話。

他將手裏的捲煙頭，丟到痰盂內去，停了五分鐘的時間，才慢條斯理的說：「兄弟很想學佛，我常常對於自己的學問不滿足，好像欠缺了些什末似的，這所欠缺的就是佛學呵。我如果知道了一點子佛法，在社會上服務不更好嗎？」

我說：「這很容易，只要多買一點佛書來，於辦公之餘溜溜覽覽就得了。」

「我現在想好了兩條路：一條是什末都不幹，住到山裏面去專心修行。一條呢，是一面做事，一面學佛。這兩條路究竟那一條好呢？請你爲我決斷一下」

「當然要走第二條」

他說：「是的，我們青年不應躲到深山去」。他又好似用安慰我的口吻對我說道：「然大師不要駭怕！在人道方面作想，也決不會令大師有什末危險的。這次請（請字頗覺可笑）大師來，因外面的謠言引起了軍部的懷疑；所以軍部託兄弟請大師來談談，並沒有別的事。你如果有空，可以寫一篇旅歷，（他說到這里掣四張紙一支筆一個墨盒給我）我替你呈到軍部去，就會釋放的。請回去休息吧！」

我站起來說：「敬謝官長！我是遠方人，異鄉作客，更遭不幸，很是痛苦。像官長這樣原諒我，幫助我，我是非常感激的！」說畢，將紙筆墨盒接過來彼此對向着作了揖；然後跟着那掣槍的警兵，回到看守所。

這次問話的時間太長，因他每問一句要停半天始問第三句；所以裏面飯時已過，我竟被餓了一餐。旅歷兩小時寫好了，交給所長送上去。先，很有幾個有錢的難友不敢和我說話；因為我是偵探，他們怕連累。後來問過一次話，內內外外

已明白了大半；看到我的旅歷，他們已完全明白了，也敢和我說話了。

說起我們那所長來，他是張縣長的姪兒，家內很貧，並不識字，上頭開條子下來捉人時，他拿着條子問這個問那個的很不方便。但那傢伙，表面上似十足的好人，但骨子裏很壞，如洗面的熱水改冷水，洗不來冷水的就得送一個毫子給他。喝的開水改生水柴火錢又上腰了。飯是每人每餐一斤乾飯，又有菜；他只發六兩爛飯，菜是取消了。這兒弄的錢已有可觀了。你六兩飯喫不飽，他會拿些水糕饅頭之類來賣給你；你沒菜喫，他會煮菜賣，就怕你沒錢。他又養了許多雞鴨鵝豬之類，那是他的副業，他待那些雞鴨鵝豬不知幾好，待我門那就不好了。但是他的老婆比他更壞。

初三日許律師已替我在軍部，民團指揮部，公安局，縣政府，都上了稟。這是寺內送飯的老工人對我說的，所以我的心放了許多。

許律師他是興安人，在桂林執律師業已有多年。他是桂林有名的四大律師之一。他和他的夫人子女，都是很信佛法的。初一日，老和尚請我喫齋，會請他作

陪。席上我們談了許多的話，飯後他又在我房內坐了半天，我送了他幾本書。關於桂林佛教復興的計劃，談論很詳。他會熱烈的爲佛教出過力，他很希望我在桂林久住。初三日，他的夫人又到寺內去進香，老和尚便將寺內所發生的不幸，一五一十的數給她聽，並託她回去請許律師幫忙。所以我這次的事情，許律師很努力，他曾替我上過幾次稟，又親自走到軍部走到縣政府去疏通。他算是替我盡了力，我對於他也始終十二分的感激。

初六日下午，又提我去開話，這次是正正經經的堂訊。堂上設公案一張，上面設座位二，東面設座位一，是記錄的座位，上面兩張座位，那年輕的高個子和那年老的矮子謙恭了半天；末了那年輕的坐在上首，聽說他是個秘書，姓甚名誰我可不知；那年老的坐在下首，聽說他姓衛，是個司法官。兩個警兵站在案的兩旁，但今天手內並沒有拿槍，大約今天他們已知道了我不會國術的緣故吧？至於問話有時是那高個子，有時是那矮子；但比較起來高個子問得多些，一面問時一面看我的旅歷，想在那裏面找出破定來。今將當時的問答，亦略記在下面：

「你是那里人？」

「江蘇。」

「你叫什末名字？」

「況西。」

「今年多少歲？」

「三十五。」

「出家幾年了？」

「十七年。」

「出家後在什末地方住得最久？」

「香港。」

「你什末時候由香港動身來桂林呢？」

「閏三月十四。」

「搭什末船？」

「江甯。」

「到梧州有住旅店否？」

「下泰安旅店，但沒有住，當天上船。」

「上什末船？」

「啓安。」

「到那里下船？」

「平樂。」

「有住店否？」

「住龍潭酒店一夜。」

「後來到那里？」

「次日搭車到桂林。」

「到桂林住在那里？」

「下新廣西旅店，但未住，當天遷居祝聖寺。」

「你桂林有朋友否？」

「有一個李仁周，他現在住到柳州去了。」

「你何以知道有個祝聖寺呢？」

「由李仁周信內知道的。」

「你來桂林的動機如何？」

「遊覽風景，宣傳佛教。」

「你到桂林有去看過各處的風景否？」

「看過幾處。」

「常有人到寺內會你否？」

「有。」

「何界人居多？」

「教育界。」

「你有談過政治否？」

「沒有談過，我根本就不懂得什末叫政治。」

「你有談過了把？」那傢伙，他用眼睛釘住我。

「絕對的沒有。」

「有兩個穿長衫戴墨鏡的去會過你，對嗎？」

「有的，並不止一次。」

「你知道他們是什末人？」

「他們自己說是經商，我們的小和尚說他們是官。」

「你和他們談過了政治吧？」

「絕對沒有，堂上不妨傳他們來對質。」

已上皆是高個兒問的，那矮子生怕話被他一個人問了去，所以在那高個子略停一停的當兒，便擠上來問道：

「你講經有無報告縣政府及公安局？」

「祝聖寺住持有無報告，我不清楚。」

這時那高個子將白眼向我翻了幾翻，倭子暫時無言。過了半天始問道：

「宣傳宗教本爲政府所許可的，而你未得到政府的許可，便貼出報單來招謠，這是很不對的。」

「我並沒有貼什末報單。」

「縣城各要道貼的那用黃紙寫的是什末？」

「那報單上究竟用的是祝聖寺住持的名義，抑或是悅西的名義，法官有調查清楚否？」

那高個子又向我翻白眼，倭子司法暫時無言。過了半天，半天，又半天這才說：

「祝聖寺住持，或不懂得必需報告政府的必要；你是來傳教的，應該明白這些。」

「我們外省以及香港，和尙講經乃屬家常便飯，隨時可以自由舉行，無報告的必要。」

「我們廣西和外省不同。」

「然則我到貴省數日，其與外省不同處如何得知？」

「你來傳教應該正大光明，爲什末鬼鬼崇崇引起了許多人的懷疑？」他責備起我來了。

我說：「我初至桂林，便落新廣西旅店，已在簿上寫明姓名籍貫；後遷居祝聖寺，亦會將姓名籍貫開報公安局，而且我會出外遊覽，有客去會，很大方的會客談話。又何鬼鬼崇崇之有？至於他人懷疑我，那不過是少見多怪！」

「你在寺內有過會議否？」這是高個子問的。

「什末會議也未有過。」

「你必定是會受人的利用，來有所活動的？」

「那是沒有的事。」

「倘使你受了人的誘惑，只要照實說出來，而本政府決能原諒不使你受到什末危險。」那倭子又用輓工騙起我來了。

「我既出家多年，於名利均無所貪圖，豈肯受人利用，無謂犧牲；又我除佛學外一無所知，豈有利用無知識者來有所活動乎？又我若有什末作用，當穿不惹人注目的常服，決不會穿這最惹人注目的僧服；所以說我有什末活動，在情在理都有點說不通。」我很不客氣的回了已上的一段話。

這時那倭子和那個高個兒囑咕了幾句，他倆說的什末因為隔得遠聽不清楚。而後那倭子很和氣的對我說：「檢閱你的著作數種，並無反動的言論；若無受人的利用，總算是一個好和尚。我們將你的旅歷及供辭呈上軍部，仍須調查。」

這次問話的印象並不怎樣壞，但從此已後再也沒有問過話。三四天後送飯的工人低低的對我說：「縣政府曾有電報到香港調查，已得回電，說你確是一個好和尚，大約不久就要放了！」

初九日早晨起身，劉月峯對我說：「昨晚半夜解來許多和尚，都是由公安局解來的。」洗面後，走到第四籠去看。澄心、超賢、崇宗等師，共計八個，還有一個裁縫，統統都在這里。他們並不報怨我，他們說：「這是各人的罪業。」

然事情若嚴重，決不會將他們解到縣府來和我在一起，以免串通供辭。現在居然住在一起說笑談天，可見不妨事了。解到縣府來的所以，我的猜度是：問一次話，大約一起取保開釋。趙賢師，第三天就放了。我會和典獄官商量，想領點錢來用。典獄官說：「你受點苦吧！就在這一兩天內開釋你了。」許律師親自進縣府和縣長說妥，縣長已答應次日即放；但因時局的關係，忽然臨時變卦。四月十五日秦副縣長——同善社的朋友——的夫人去寺內進香；老和尚向她打聽消息。她說：「本來老早就放了，因軍事發生悅西和尚又是外省人，所以現在不便開釋。」四月底那典獄官又對我說：「你的事統統明白了，但因軍事發生，你得耐煩多耍幾天；現在廣西境內一見外省人就捉，縱放了你，你也回不了香港。」末了，祝聖寺的和尚，在五月十二日放了；我因時局的影響，多坐了半個月。

我們的隔壁，是特別看守所。凡是有錢的或有面子有鋪保的犯人，都可住在那里。待遇也差不多，行動上比較自由一點，可以擱高舖，挂蚊帳，而且又有高桌子可以在上面看書寫字；如是而已。

那裏面有位周老師，他曾當過商會的會長，又會做過縣議會的議長；他的兒子是個有名的律師。他對於孔、孟、老、莊，都有很深刻的研究的。他因替人担保，便虧欠了幾萬塊錢以致坐牢。

有一位秦敏一先生，他是興安人，算是有產階級，曾當過鄉長。年紀則二十四五，也是同善社的朋友。未坐監已前，嘗在桂林日報上發表文章。他在那里已坐了八個月，將來結果如何，還未定。他這次坐監真坐得滑稽！他也是爲的担保，所保的是一個姓楊的。這姓楊的承辦菸酒稅，和稅局訂好了合同，每月統納二千元，每兩個月統納一次，並預先交有保證金二千元；若兩個月不交，便將保證金扣除，不夠的便由稅局通知担保人追討。然姓楊的竟六個月未曾統納，稅局亦未通知過。臨時稅局忽拍電報給他，要他將姓楊的扣留；但該電報竟由姓楊的轉，於是姓楊的一接到電報，便溜之大吉，他便被扣留。

還有兩位：一個是姓李的，他是廣西省立師範專門學校的教員。一個姓鍾的，他曾受過中等教育，現在注重實業，自己開蜂場專養蜜蜂。他們兩個犯的是同

一的罪：他們會招呼一個朋友住了一夜，後來這朋友被李宗仁白崇禧槍決了，他們也就受累被判了三年半的監禁，於是便變成政治犯了。那被槍決的朋友的罪名，據說因為他是由……。

這幾個知識界的朋友，因我的事情業已清楚，每天早晚很樂意和我談話。我也覺得我不會有什末危險，便將心放下來用功，或看書看經，或念佛說法。

這次我看的書很多，都是開條子到祝聖寺去拿的。如印光法師文鈔，南海普陀山志，憨山大師年譜疏，惠遠大師文鈔，……：都很詳細的看過；尤其是憨山大師，我深被他感動。

他是一個大徹大悟的大德，而常在牢裏說法。他曾穿囚服二十多年，當他被流到廣東時，依然大開道場，中興曹溪，爲信徒說法，或從事著述。我在牢中雖亦做宣傳的工作，但我沒有學問道德，故成績毫無，不及他百千萬億分之一。

有時又看看通一寄給我的人海燈月刊，週年紀念刊內各學員的文章都還做得好，大約由通一潤色過的吧？不過楞真居士的那篇大著，有少部分與事實不符。

記得四年前我在澳門講大乘起信論時，也曾將性宗的道理盡力的向彼灌輸；她對該法會也很努力擁護。近年來因彼此隔膜，發生了不少的誤會也許是有的；但寫著時，因不滿意這人，便將事實顛倒；這種態度，凡是學者均不應該有的！

鍾先生的子夜，曼殊全集，曾文正公全集，隨園詩話，我都借來看過。除子夜外，都只看了少部分。子夜一書實是一本好書！其中將資本與勞工的衝突，操縱金融的奸商，剝削小民的土豪，蹂躪地方的軍閥，均一一暴露無遺。曼殊全集前已讀過，此刻專取他的詩集，讀幾首解悶而已。

看經的方面，專看普門品，地藏經。早晨洗完面，念完佛，便看七徧普門品；吃完午飯，便誦一部地藏經。然監獄中並無檯凳，我看經的桌子，是用難友們的枕頭疊成的。我穿袍搭衣，面朝外而打坐看經。

念佛的方面，先是我一個人念，劉月峯們還未跟得上；祝聖寺的和尙們一去，算是有了幫忙的，但心經彌陀經地藏經之類，每天得講一點給他們聽。犯人們先是少部分附和，後來愈加愈多，待我臨走時已有十分之八參加，而且一個一個

很誠懇。他們平常不穿衣服，念佛時各各穿起衣服來，坐得一排一排的合掌當胸。然附和的既多，沒有東西代板是不能異口同音的；牢獄內找不出木樵引磬來，祝聖寺也沒有多餘的。哈哈！有辦法：我們用那裝茶已竟破爛了的毛竹筒子當木樵，用劉鴻甫打酒用的酒瓶當地鐘；劉月峯打木樵，歐陽貴敲地鐘；每天早晚用很大的音聲，念一小時的七音佛。他兩個，還有老馮，還有老蘇，都是很聰敏的；他們已將心經，往生咒，念佛偈，回向偈，學會了。奇怪得很！我們念佛時，佛聲震動整個的監牢，那典獄官所長以及其他什末官什末長之類，從來未曾干涉過。所以親愛的讀者們，我決不會騙你，假如你走到桂林縣看守所去，你會聽到一句「阿彌陀佛」，在無意中由那些犯人們人員大人小孩們的口內流露出來。然監牢內照舊有牌九、紙牌、大烟燈；那大抵是政府許可的吧？典獄官們看到了都若無其事，我是一個犯人，又有何權干涉？

時局確是不好，四月底起，監獄中盡是後備隊和輸送隊。廣西統治者的命令下來，無論種田的，做工的，經商的，十八歲已上，四十歲已下，都得去當兵抗

日。——名目多好聽呵——如果不願去而逃避的便得坐牢。或政府的公事未下，他們已出外工作的，捉住了也是一樣的要坐牢。捉不住呢？便將你十二三歲的小弟弟，或者五六十歲的父親，八十多歲頭已禿牙已落的祖父，捉去坐牢。假使這些都沒有呢？那就得將你年輕的老婆，或年老的老母親，捉了去坐牢。已被逼——因他們都是有良心的好百姓，不願從事內戰。——而去當兵的，每天吃糙米飯，十個人共吃一角錢的菜，一個一個均叫苦連天敢怒不敢言。至於廣西的統治者，說廣西的民衆如何如何的擁護他，我不得而知。我只見監獄中那些後備隊，無一個不唉聲嘆氣大罵不止。

我初進去時，內裏會病倒了二十多個；不到半個月，曾死去十多個。有一個輸送隊，死在裏面一夜，次日拖出去一看，已被老鼠咬去半個面孔。他的十三歲的小兒子，由離縣城六十里的鄉下，買點食物趕得來，聽說他的老子已死了，不相信，喊了幾聲「爸」而不見答應時，便「哇」的一聲哭起來；一面哭，一面喊「爸」。真是淒慘之極，不忍聽聞！嗚呼！廣西的同胞！你們何辜受此楚毒？

我天天念佛，半個月後，生病的病也好了；也不死人了。因此那些難友們，對我非常信仰。有一個嫌疑犯，名叫劉通發，一進去時手銬腳鐐非常嚴重，無一人敢和他說話。半個月後，我看那人不像犯法的。廣西人最喜罵人，而且罵得很粗野，他們一開口就要抄人家的娘，自己稱老子。那姓劉的並不罵人，也不吃酒賭錢。後來我和他談談，原來他的母親也是吃長齋的，他是一個生意人，因仇人誣害他，說他是匪，其實他並不是匪。這時我拿幾本書給他看，他看了很高興，早晚便跟隨我念佛，平時便默念觀世音菩薩。還未三天，上頭忽有命令，替他解除刑具，再次二日忽然起解原籍釋放。他臨去時，竟走到我面前來跪下去，叩了幾個響頭，幾乎感激得要哭。然而，這是佛聖慈力加被，業障重的我，難道還有什末法力嗎？

還有一個姓秦的，他是江西人，在廣西做生意。因為母親死了，回江西去葬母，事畢後仍回廣西。然他那兒的迷信風俗，凡是死了人必定要弄點茶葉米，藏在出外的親人的行李內。不料他一到廣西便被軍隊捉住，說他是中央的偵探，那

茶壘米卽是暗號：將他醒到東，醒到西，吃盡千般苦，未了解到桂林縣政府。起初，他對於念佛不大信仰；後來見劉涌發得到了好處，便來問我要書看。跟我念佛。又說要出家做和尚，拜我爲師。

難友們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外無所事事，時間很長一天一天的不容易往下接，睡覺吧，又沒有這許多的覺來睡，他們當然要想法子來消遣。消遣最好的法子便是推牌九，看紙牌，吸大煙，飲酒，唱曲子，抬槓子，抬翻了罵起來，你抄他的媽，他抄你的娘，彼此交換了抄，抄到末了或揪住打起來。我覺得他們太可憐，於是勸他們看書。待寺內的工人送飯來時，開條子給他回寺去取。拿了幾十種都是那淺白易明的小冊子，如看破世界，到光明之路，白話勸世文，戒殺放生之類；這些書他一看就懂的。我又在壁上釘它幾十根釘，用線將書穿起，一本一本的掛在牆壁上。並寫幾句話貼在壁上道：「此是佛書，人人可看，看畢歸原，不准帶走。」那些難友見有書可看，便一個一個手裏擎着本書坐着看；其他不良的習氣便改了許多。所以桂林看守所的第二籠第四籠，在念佛時便變成念佛堂，在看

佛書時便又變成閱經室了。

五十五天之內，只接到舫一封信，錦一封信。其他師友們的信，都被許律師呈交縣政府證明，所以我始終未能一見。五月初，祝聖寺送去一信，那是通一覆給祝聖寺的。信中大意是說，已用香港各佛教機關名義，打電報至公安局。又說，已託某有力者，寄信給李宗仁將軍求救。然在收到這信的前四五日，我已寄掛號信給通一，請他即刻拍電至十五軍軍部及桂林縣政府；因我雖是公安局逮捕，但這事已移交縣政府審理，公安局已不過問；所以這次香港打去的電報已失效用，這是祝聖寺寫信未曾寫得清楚的過。我滿想通一接到我的掛號信，決定有第二次電報去的；所以常託許律師，向軍部及縣府打聽。隔了好多天，消息毫無。於是在五月中旬，又催了一封信給通一，託他火速拍電至軍部及縣政府；未了依然是毫無消息。這時我非常作急，而且非常灰心。我想，我的師友們已將我忘去了。我爲佛教雖在牢獄中，而並未停止其弘化的工作，而佛教所給我的就是這些！

回香港後，打聽不拍電報的所以；原來沒有錢。通一法師當接到祝聖寺的信

後，便通知佛學會，善提場，並徵求他們的同意；想用佛學會，善提場，東蓮覺苑的名義，拍電去桂林。末了謝謝他們，算是都同意了；但是沒有打電報的錢。通一會命仁舫到沙田普靈洞去拿，但沒有拏得到。四年前在澳門講經，曾打了一個造茅蓬的妄想，蒙澳門的道友們幫助了三百多塊錢。後來因：一，沒有買到地；二，錢不夠；三，已和西林說妥了閉關；所以我的茅蓬並未實現。但當時西林閉關的關房，造去了一百五十元；關房內應用的物件，以及三年閉關期內既不能在外面活動，而買這買那另用所需，都得在這錢上拏，所剩無幾。存在普靈洞的款子，只夠將來離港時的船票而已。仁舫不過是我一個很平常的徒弟，既無我的字據，如何有效呢？末了，還是靄亭老法師先墊了十元，勉強去了一個電報，這錢我到港後始還靄老法師的。然第一次的電報，便是勉強；所以我的掛號信，及後來催的一封信，通一雖收到了，也無法解決。因為去電軍部，再去電縣政府，非二十元不可，連第一次的十元，共計便是三十元了。究竟我能夠回來與否，還是問題。假使我在桂林被槍決，這三十元便無人負責歸還，他們豈非損失太大？

其實在我呢，「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金錢算得什末，我的師友們發心，替我化過三十元五十元，我如不死，回港後當然如數奉還，決不拖欠。我的生命並不止只值二十元五十元。

怕死嗎？不怕！不怕！我並不是怕死的人。不過我的工作還未完，義務還未盡；我也在佛學上稍爲用過幾年功，我是一個有爲的青年，決不願像這樣白白的犧牲；所以我的師友們，請不要誤會！

六

那是五月後旬的一個下午吧，火一般的太陽，懸挂在萬里無雲的碧空之中。獄後辦公廳天井內梧桐樹上的蟬聲，斷斷續續的也好像熱得喘不過氣來似的。所長養的那條白狗，張開口，拖出了舌頭，喘着氣，走到東，走到西，找牠安身的所在，末了走到那牆蔭脚下潮濕處躺下睡覺。我們身上的汗珠兒，一粒一粒的向皮外亂攢不止。一個小小的牢獄，關了五十多個不洗澡不換衣的犯人在裏面，那種又酸又臭的味兒及疝氣，真有點吃勿消。心內是一肚子的牢騷無處發洩。我想

，有罪就殺，無罪就放；倘使欲殺不能，欲放不得，與其押我在牢中待時局平靜，何不起解我出境，免得在這裡吃公家飯。可巧典獄官這時忽然走來對我說：「悅西，明天起解你了，我因你是一個好人，特來通知你，你好預備！」

「解我去那里？」

「解你出境，送你回香港。」

「就這樣放了我，讓我自己回去不好嗎？」

「人家一見你就捉，你回不去。」

「那末，待時局平靜了再放我吧！」

「不行！公事已竟下來了；若待時局平靜，三個月五個月都還說不定。你早

點回香港不好嗎？」

「那末，我的東西呢？」

「等一下，我一起送來；放心！保你一件不少。」

「那末，謝謝你！」他微笑了一下走了。

這時的難友們，有一部分替我喜歡，因我不久可以到香港脫離危險了。有一部分替我憂愁，因路途遠，起解不自由行動，一縣解一縣，坐船搭車須替解差出錢，否則就得走路；我的錢既不多，走路又走不動，所以他們替我耽心。而且一個同甘苦，共患難，引他們看經念佛，終日被喊慣了老師父老人家大師父的這和尚；忽然要和他們別離了，心內未免有點戀戀不捨。他們雖說將來開釋後，要到香港來拜我爲師做和尚；但那是很渺茫的，靠不住的。他們縱來香港，未必找到我。

次日——二十七——一大早就要起解了，時間無多，即刻寫信，化五毛錢的代價，請人送至祝聖寺。因我還有許多重要的東西在該寺，而該寺亦有東西在祝處；加之老和尚待我一番，——我在獄中五十五天，每天送飯送菜，又接濟金錢。——臨走時不能不多謝一聲。

五時，超賢師帶一老上人將我的物件送來，另外又送我大洋八元，以備路上川資不足時應用。並寫信對我說：「法師，我給你的一點補助，請你不必在意！」

因我的徒弟徒孫很多，他們在外而也許會遭遇到什末事兒的；那時我相信你決不會袖手旁觀吧？路上保重！一抵港，便寄信來，免我掛心！老大的我不克親送，祈原諒！……」

閱者們，你看老和尚這信，雖寥寥數語，然無一句不從慈腸中流露出，與那種表面敷衍大不相同。我對這老和尚，唯有始終感激，自愧不如！

六時，典獄官來說：「東西待一下送來，先將你的錢交還你，你過數；但五元的廣東紙三張，只剩一張，而五元的廣西紙，忽多出兩張來，這是張會計的把戲，你喫點虧算了吧。而且你明大一定搭車，須替警兵出錢；我已在你這款內，提出十元交警兵買車票。」他說着將一卷鈔票交給我，我接過來數了一數，一聲不響，只向他點一下頭，算是不錯的意思。原來那時的廣西紙很賤，一元廣東紙要換到五元廣西紙；所以他們竟將我的廣東紙拿去十元，只給我十元的廣西紙。他們並不是貪財愛小便宜，他們實在太窮得可憐了。

「還有，」典獄官說：「你的皮箱？他們想要；預備給你一個破的。」其實

我的也破舊不堪了。

我說：「不行；我是借的人家的，回香港當然要歸還人家。」確是借的，不然便滿他們的願了。

「好，我去替你要得來。」典獄官說着跑了。

「和尚，」半小時後典獄官走來說：「將且我去說了他們一陣，皮箱是非還不可的，太不成話。哪！就是那張縣長的姪子，張會計呵！」

「有勞你，典獄官！」我笑了一笑說。

九時，典獄官將我的皮箱籐籃一起送來，又叫我微細檢查一下，看有無失去東西，如有遺失，他依然去替我討回。檢視一徧，只見了一件衛生衣，幾十張西式信封，幾張照片而已，遂不復言。而傳秘書忽託人來向我要一本菩提草，一本金剛經略解，並要我題字在上。特別看守所的周老師，鍾悟塵秦敏一先生，又來坐談良久；無非是些臨別贈言，友誼應酬。監獄內的徒弟歐陽貴，很能看看書的，送了他一本菩提草。周鍾秦三位先生，也每人送了他們一本。

藤籃皮箱內的東西稍加整理，再和黃超華劉月峯歐陽貴等談談天，已到十二時了。在牢裏坐了五十五天，忽然起解，有回港的希望，加之回港後一切未解決的問題，均如潮水般湧上心來；神經系未免受了一點激刺，竟一夜不能入睡。

五月二十七日，四時即起身，洗面畢，警兵來催促，所長開鎖，歐陽貴劉月峯替我將行李攜出天井。我走出天井，回過頭來，對難友們說聲「多耐煩」；便在「恭喜」「一路平安」的歡送聲中，和他們別離。然他人起解，無論有罪無罪均須套鐵鍊；我則除荔浦一縣外，餘皆散手散腳，解差乃其保護人。

馬路上，一隊一隊的軍隊走着不息，大約是開出城外操場去早操的。店舖尙未開門，車站已非常擁擠。那警兵擠了半天，才擠上去買了三張票。桂林到陽朔，一百二十里，每張票價是二元八角；頭天晚上他們拿去十元，三張票八元四角就夠了，下剩一元六角也不肯交還我，票子也不肯給我看，路上兩個人還向我要兩塊錢喫茶。

六時開車，五分鐘後便離開桂林城市，而所經過的盡是山林與農村，輕風徐

來，涼氣襲人；稻已黃而荷已開，稻香挾荷香而撲鼻端。久住在監獄中而和天然景緻相隔的我，在這晨光熹微的新鮮空氣中，左右顧盼；萬斗塵垢，均洗滌盡淨而無餘了。

人說「走馬看花」；我們「馳車看山」，別饒風趣。桂林山峯與他處不同，因桂林的峯巒，類多由平地而起，各不相連。其形狀如手指，如筆架，如春筍，如羊角；星羅棋布，奇趣天然。

八時至陽朔，到縣府傳達室後，那些職員縣兵二三十人圍得來看熱鬧。我以機會不可錯過，遂將「君有孝你父母否」拿出來就地分散。

半小時後公事下，警兵送我進陽朔的看守所。然由桂林來的那個姓黃的解差，和這裏的所長怪熟；他的弟弟黃老四又在這裏當買辦。由姓黃的向所長疏通，允許我將行李存在所長室中，我亦暫時在這裏休息，並拿出兩角錢來叫老四去替我買菜弄飯；因監獄中已開過飯了，我得喫飽飯進去。

「師父，你老人家也來了！」一個很熟悉很親切的音聲。

我抬頭一看，原來是劉通發，他走到我面前來，恭恭敬敬的打過問訊，他是二十五起解的，因沒錢搭車，所以要走路。一百二十里做兩天走，昨晚始到，大約休息三四天才能夠轉解荔浦，——他是荔浦人。——這時所長開鎖，放他出來洗澡，由所長室前經過，所以他才看到我。

老四替我弄飯，我便在所長睡的那張竹椅上躺下；因為一夜未睡，所以一睡便睡了一小時半。醒來飯已熟，飽餐後，典獄官來問過幾句話，送我入第八監，——又名禁煙室。

第八監本是一間屋，用整個的杉木隔成一內一外。內是犯人睡覺的地方，外面高鋪一張，條檯一張，竹凳三四張。所謂高鋪即木凳二張，上擱木板數塊而已。白天早六時開門，晚七時鎖門，門外小天井，白天可以行動，外門一道，長時上鎖。然每天開放二次，每次半小時，犯人們可以在指定的範圍內行動。又假使你要出去洗面，洗澡，洗衣服，或煮菜，弄飯；隨時可以喊所長開門。所長手內拿着一大把鑰匙，坐在竹椅上伺候，開鎖關鎖忙個不息，非常麻煩，真是一個好

人！他對我說，他是一個小本生意人，因為失敗了便去縣府當火伕，後因獄中走了兩個犯人，前所長被取消才調他去當所長；每月薪水八元，比在家內坐着好得多。時局不好，自己雖四十多歲不須當後備隊，但輸送隊還不是要去，免不了危險。他無兒子，只有一個女孩子，才十一歲，在學校讀書，那天去看他，我給他一張小票，他便千稱萬謝。

這里每天發兩次飯，每次一斤，比桂林多一倍還不止，雖是糙米，但煮得很好，不像桂林煮得和粥一樣。不過鄉下農民，一斤飯依然不夠飽；他們家內送有米，每天煮點粥貼補貼補。看守所廊檐下幾十個小灶，都是犯人們煮飯弄菜的，冷水也是儘用，自己買點柴，燒水洗面洗澡都可以；所以這里很方便。

第八監內有十多個犯人，除兩個煙犯外其餘都是後備隊。煙犯內一個姓傅的，才三十一二歲，已兩目深陷，顴骨高聳，牙齒發黑，看那樣子煙癮必定很大。他是開客棧的，從前曾入過同善社；心經，往生咒，觀音經，他都會念。他說，從前家境很好，常常跟着他的父親吸着玩，便上癮了。現在想戒，但家貧，戒不

起。雖開客棧，因駐兵阻住生意，連飯都弄不到喫，戒煙時須要很好的飲食始能夠撐持得住的。其實他這都是掩耳盜鈴之談，他在牢內依然要瞞住上頭偷着吸；他吸煙的錢，喫任何貴重的食品都夠。我說：「你這樣子太難看了！三十左右的人弄得這樣，很可憐！你得下決心戒煙！倘你肯發心默念觀音聖號，必能得到大士的加被！」末了我又送幾本書給他，教他講給其餘的犯人們聽。

這獄中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那小孩生得很倭小瘦弱。我說：「小朋友，你爲什末到這里來？」

「爲徵兵。」

「像你這樣短小尙未成年的人，也要當兵嗎？」

「我是替我大哥的。他跑了；我坐牢。」

「你大哥爲什末要跑，不去當兵？」

「一家老小全靠大哥一人，若使大哥去當兵，無人種田，全家都得餓死。」這小孩，人雖小，很懂事。他已坐了六個月了，家里隔得很遠，只能每月去

看他一次。因家貧，並未受過教育；所以在中獄既久，已染上了吸旱煙的惡習。我看他身上穿得太破爛，即將身上穿的汗衫，脫下來送給他，教他不好吸煙。又勸他念佛。我用手指着自己身上的斜領衫問道：「小朋友，穿這衣服的人，你有見過嗎？」他搖搖頭說：「未見過。」我又問他道：「我是和尚，你會聽說過和尚否？」他照舊搖搖頭說：「未聽過。」於是我教他念「南無阿彌陀佛」；他念不來，我便分四次教他：頭一次，我念「南」，他也跟着念「南」；我念「無」，他也跟着念「無」；乃至我念「佛」，他也跟着念「佛」。第二次，我念「南無」，他也跟着念「南無」；我念「阿彌」，他也跟着念「阿彌」；我念「陀佛」，他也跟着念「陀佛」。第三次，將「阿彌」與「陀佛」合在一起念道：「阿彌陀佛」，他也跟着念「阿彌陀佛」。第四次，再加上「南無」二字，共六個字一齊念下去，他也跟上了。於是我念一句，他也念一句；接住就念了二三十句，旁聽的也學會了。他們從來未聽過，所以覺得很新鮮。

我在陽朔縣看守所，只住了一夜，故無若何成績。本想待放風時，到其他監

獄中說法；但來不及，次日大早即起解了。

二十八日早晨六時，我以爲在這里至少有三四天的耽擱，意欲託老四替我買點木柴，買點油鹽來，好燒水洗澡，好煮菜下飯，但老四說：「什末都不要買了；我馬上送飯給你喫，一喫完了飯就要起解」的。一會兒，他送飯來，我給他三角錢，他很快樂。因爲那張高舖，本是姓傅的睡的；我嫌裏面太悶，由於老四替我向姓傅的商量，末了讓出來給我睡；又無蓆子，他又去找張蓆子來給他，所以不得不給他一點好處。但是晚上蚊子太多，無法入睡，那姓傅的在裏面也睡不來；末了燃上他的蚊香，我便讓半張舖給他，勉強過了一夜。

這次起解是坐船，由陽朔解平樂，水路六十里，順水行舟，六小時即到。六時半鎖開了，我便到所長室內將行李料理好，坐在所長睡的那張竹椅上等了一小時。解差來了，老四替我担行李，出縣府順着城牆腳走了半里多路，出城即是船碼頭。原來是蓬船。上船我又給了他兩角，這算是担東西的錢。

這隻蓬船，是縣府臨時封的，所以無需給資。船上只載了十幾個人，都是有

公事的，船大人少，很是舒暢。我照舊將善書取出來分散，解我的兩個警兵也共給了他們一本。這兩個警兵，一個三十多歲，人很至誠；一個二十左右，性情比較剛一點，我於是用手段，將那年長的拉攏得妥妥當當；便再不理會那年幼的。

八時開船，河水碧清，游魚可數，清風徐來，暑氣全消。天上蓋滿了深灰色的雲兒，太陽是躲在雲裏不肯出現。兩岸風景絕佳，水面平靜如鏡，萬物皆影現於水面。這鏡子被船家的木槳，一下一下的擊破。我除遠觀山光，近覽水色外，順着款乃款乃的槳聲，口念阿彌陀佛。

行半小時，忽下雨；船家將竹簾拉下，視線被遮，稍覺悶熱。須臾雨止，忽見前面有高山數重，將河身遮住。我想，這河大約到此爲止了。然二十分鐘後，船至山脚拐了兩個灣，便從山峽內竄出去，又是很闊很長的河身。真可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下午二時抵平樂，那年長的警兵想替我擔行李。但無繩槓，末了叫一個人担到縣府。然一離船便大雨，我們權在一雜貨舖門前廊檐下暫避。我到店內換錢，

怕裏面已開過飯，如不喫點東西就得挨餓；但大街上凡是喫的，幾無物不葷；末了喫兩碗豬腸粉，只化一毛錢，很便宜。拿出兩張五角的票子來，給警兵飲茶。那年長的趕快攔住我，不肯要。他說：「你老人家不要客氣！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要你老先生的錢。」雨稍止，復行不久，便到平樂縣政府。在傳達室待半小時，回條下，解差和我點頭而別，我亦被送進平樂看守所的第三籠。

平樂縣政府新建未久，乃屬西式，很爲花美精緻。正中是禮堂，樓上則爲秘書等的宿舍，左邊是民團司令部，右邊是平樂地方倉庫，前進正中是傳達室警長室，左邊是警兵宿舍，右邊是監獄。四方形的丹墀，鋪了青草皮，築着花壇，異草雜花，萬紫千紅。有點像公館別墅之類，不似縣衙。而縣署東首，大樹成林，蟬聲鳥語歌成一片，好似鄉村。而頭門及右面牆外皆馬路，汽車聲有時「都都」，有時「呼呼」，擾耳欲聾，仍是城市。

這裏的監獄共有五個，卽第一籠乃至第四籠，均是男犯所住。內裏的形式及待遇都是一樣，原是並排四間屋，間隔爲四個籠子而已。另外有個女監。

一丈闊，二丈深，東南西北上，均用碗口粗的整個杉木做成柵欄。中，木板一塊，高一尺五，厚三寸，雕成幾十個圓眼，齊中分之爲二。上下各半，可以開閉上鎖，名叫扎板。凡犯罪太重的不唯上手銬腳鐐，還須扎腳；白天開放，晚上七時起上鎖，鑰匙交所長取去，假使你受了涼疴起肚來就糟糕。毛廁則在東北角上，還得住二十五六個人，這就是我們的監獄了。

裏面地小人多，行李不准帶入，只好擺在門外的走廊下。天既下雨，地又潮溼，藤籃內的書均已溼透，皮箱也不成個樣兒。所長人還好，拿一張木凳替我架起。每天放風的當兒，我又親自出來放在日光下晒。又拏出幾十本佛書來，一個一個監獄裏親自去派。

一進監獄，東西還未放下，便有一個青年對我說：「喂！你不是釋悅西，俗名宋雲仙嗎？」我很詫異的抬頭一看，原來是陳君。我千不料，萬不料，料不到他會在這兒坐牢。他還上了腳鐐哩。於是我走近去向他點頭微笑道：「原來你也在这里？」他亦對我點頭，相對苦笑良久。

陳君是廣西鍾山人，曾在上海復旦大學讀過書，畢業後屢執教鞭於廣州順德等處；所以他的學識豐富，思想新穎，相貌清秀，性情溫和；乃是一個勇敢有爲不滿現社會而懷改革之志的青年。上次我去桂林時路過平樂，曾在龍潭酒店住一晚，彼亦住該酒店。晚膳後，我上天台納涼，彼此相遇一見如故，談兩小時始各就寢，我送了他一本菩提草以作紀念。故彼一見我，便譏我是「釋悅西俗名宋雲仙」了。

我說：「你爲什末會弄到這里來？」

他說：「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縣政府派人如綁票似的將我捉得來，坐了一個多月了，審問過一次；他們竟說我是什末「反動份子」。近年來，廣西對於知識界很妬視，因我曾在外省住過多年，大概他們要用政治犯的罪名加到我的頭上來了。但是你爲什末也弄這里來呢？」

我說：「我是在桂林被拿到的，我已坐過五十五天班房了。他們先疑我是日本の間諜，又疑我是中央的偵探，後又說我是共產黨的要人；但末了都無證據，

所以現在解我出境。」

他說：「原來如此，我們可謂同病相憐了！」他嘆了一口氣，又接住說下去道：「我在這里很苦，不但物質方面的苦，精神上尤爲痛苦。這兒無一個知識界的人，想說說話也沒有一個人可以了解。現在你來可好了，我可以不寂寞了。」

「是的，請讓我找到住的地方，當慢慢的陪你談談。」我說。

地方統統住滿了，只有毛廁角空着，那兒有二尺寬，四尺長，很可以睡一個人。凡是後來的，都待在那里睡。但是地又溼，又無蓆子，穢污不堪，臭氣難聞。本來這獄中地小人多，四面都是牆壁，只有兩個鴿子窩大的窗戶，還加上許多鐵支，一尺五寸寬的門，既有格子遮着，晝夜常關。空氣是非常不好，毛廁角更甚。我想，這點錢不能審，如果弄出病來不是兒戲的。於是對前面空氣稍好處的難友們說：「誰肯慈悲讓一點地方給我住，我情愿出點錢送他買茶喫？」

小溫說：「我讓給你，好嗎？」

「好的，你要多少錢？」

「四十塊。」

「你想發洋財嗎？我是過犯，一二年就要起解了。給你兩毫子得嗎？」

他搖搖頭說：「不行；一塊錢一夜，照算好了。」

買賣未成功，那籠頭忽授意於小溫，向我要規矩錢。

我說：「幾多？」

「三元。」

「那末待我問過所長。」

那小溫和那年輕的已坐過九個月監的籠頭，噦噦咕咕去了。

我向陳君招手問他道：「這里是不是要三元的規矩錢？」

他說：「如有，就給他們一點，多少無問題。」

於是我拿出一張一元的票子來，託陳君送給那籠頭，——在梓林時，老趙也收二角。——心內很不高興。我想，每天進來三個五個十個八個都說不定，如果進來一個便收一元或三元的規矩錢，則收入必有可觀，情愿坐監當籠頭，連縣長

都可以不做了。又籠頭收陋規，上頭沒有不知道的道理；知之而不取消，是爲默許。上頭既許底下收陋規，而自身必定是貪賊；又因上頭貪賊不法，底下始尤而效之。然則平樂縣府上上下下，無一不是……然而那所長確是一個好人。

所長姓袁，又有了一點年紀，人都稱他做「袁伯伯」，我亦以「袁伯伯」呼之。第二天放風，我將藤籃裏的書送了他兩本，又和他談了幾句天；於是他很同情我。他說：「連喫齋修行的人都要捉，這真不成個世界了。」他又說：「我們是儒教，你是釋教；儒釋道本是一家。請放心吧！我雖無兒無女，自古道：「公門好修行。」我是最存良心，講天理的。對於一切的人犯，爲法令所不許的沒辦法，凡做得到，總得方便，不肯苛待。」

這所長待我真好！第三天，見我許久未洗澡；靜靜的燒了一盆水，叫我出去洗澡，洗完了便在他房內坐談了兩小時始進去。第四天，見我頭髮太長，夏天天熱，非剃不合衛生；又借我一把剃刀，於是請小溫替我剃頭。又這里有滾熱的水

洗面，每人一天有一壺茶，每餐有一斤糙米飯，四個人共一碗菜，五天洗一次澡；這都是他處所沒有的，這都是「袁伯伯」不貪錢所表現出來的。

第一晚睡的地方依然未解決，陳君叫我出四毛錢給籠頭，他情願讓地方給我，他自己另外去找地方。結果那籠頭不肯，他說：「他有錢，我不要他的錢；非叫他睡毛廁角不可。」原來要規矩錢時，我那句「待我問過所長」的話被他聽到了，他在和我賭氣哩。陳君費了許多唇舌，終無效果。末了我微笑一下，安慰自己道：「悅西！你爲有情故，尚須入地獄去替衆生受苦；何人問小苦竟不能受耶？你既在獄中，當去煉習！當去體驗！勿自墮銳氣，被人笑話！」於是走去廁所角，用毯子裹身而臥，緊閉二目，入西方七寶池八德水四色蓮華觀；只見微妙香潔，什末污穢，什末臭氣，皆跑去無何有鄉。然次早起身，始覺貼隣是個癡瘋，又有點使我駭怕。這天小溫對我說：「我讓地方給你睡，睡到你起解時爲止；給我一元，好嗎？」我說：「籠頭肯了嗎？」他說：「已允許了。」當下我便搬到空氣稍好的地方去，那是由門口向裏數的第五個位子，陳君是第三，我和他只隔

政界找出路，比做和尚好得多。來吧朋友！我這里有酒有肉；你來弄一盃，索性喫點肉。不要使色身太苦。欲做大事，莫拘小節。」

他這一番話，說得很誠懇的；並非戲言。

「謝謝你，朋友！」我說：「酒肉，我已戒除十七年而成爲一種習慣了，我的色身並不苦。你看，你是飲酒喫肉的，我是素食多年的；但你的身體並沒有我康健。假使我兩個動起手來，怕你還不是我的價錢。你平時還是注重各種體育的，而我是什末都不注重的。做官本來也是很好的，不過欲救國救民，須做好官；欲做好官，須有好的學識；並須具有好的道德。今日中國之所以糟糕者無他，只因官太多。本來官不怕多，過在官多而不好。我因家貧而失學，不但未讀過大學，而連小學校的門我亦未曾跨過；像我這樣不學無術的傢伙，倘不自量去走政界，還不是饕餮尸位，爲害國家。至於待教的衆生不唯中國，而世界他方一切人類待教的還多得很；不唯人類，而一切的地獄界，餓鬼界，畜生界，天界，神界，都是有痛苦的。而且所有的痛苦，不唯生活問題不易解決，不唯政治不良，言論

不能自由，社會黑暗而已。除此已外的痛苦還多得很，如身的生老病死，心的生住異滅，外界的成住壞空，內界的貪嗔癡慢；這都是應該對治的痛苦。現在且拿人類來說，且拿中國來說；我們既是中國人，當發心先救中國。然救國亦如醫生救人，人爲什末要救？以有病故。你如果是個良醫，須先知其病根，然後用藥來對治，始能有濟。若摸不着病根，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便是藥餌亂投，無益於病。救國亦然，今日之中國已體無完膚，全身皆病。凡欲從事救國的志士，不可不探其病源何在。現在談救國者多若牛毛，而效益毫無者，由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及亂投藥餌所致。例如，你勸我去做政界，難道除政界已外別無救國的方法嗎？又問下是一位有學問的人，請問：目前中國的病根，究竟在那里？」我說到這里停住了，兩眼看向陳君，等他的答覆。

「是在教育尙未普及。」陳君說。

「並不盡然。」我說：「因你是個教育家，所以不得不這樣說。我國內現在一般軍閥，一班政客，一羣漢奸，不都是受過很高的教育的嗎？輪船頭火車站有

無數的苦力，他們都是未受過教育；他們日出而作，——大部分日未出就要工作——日入而息，——有的到半夜還未息——用自己的勞力去解決生活問題，你能說他有害於國家嗎？教育不普及，以致民衆知識不開，受人的誘惑，爲野心家所利用，去挺而走險搗亂社會；這不過是許多病裏面的一種。其他如農村破產，工業落後，交通未建設，軍備未擴充，政治未統一，共匪未消滅，……這些，都是國家很重要的病象，而並不是病源。中國最不易拔除的病根非他，卽是我人的一種私我在作怪。無論在朝在野，爲官爲民；但凡有了這種私我，便會自私自利損人利己。你看全國家全社會的一切不可藥救的重病，有一件不是由這私我的病根發出來的嗎？能夠對治這私我的唯一無二的法藥，是爲無我。無我乃佛教的根本上主義，能夠將這無我的真精神表顯出來的是名佛，是名菩薩。能無我，始能克己利人，改惡向善。能無我，始能分工合作，和衷共濟。能無我，始能慈悲互助，共同生存。你無我，我也無我，人人無我，這名平等，名爲大同實現。一切的鬭爭不會發生，一切的種族問題，國際問題，……無一不迎刃而解。這無我主

義，又名大悲救世主義。我是一個佛教徒，我嘗用我的小聰敏加以選擇過；我覺得只有這無我主義，始能救世界救中國。例如我今天對你說這話，你明白了後到社會上去辦事，對於思想言論行爲的各方面，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得時加檢查，看是否有益于社會及國家；有益則行，無益則止；不以個人的利害得失爲前提。你能像這樣就算得救，我也算是盡了我的義務了。至於無成績，那是我的學問和道德的方面，均缺培植，修養不足的過。老兄以爲怎樣？」我說到這里又停住了，並向他徵意見。

他本來是躺下的，聽到這里忽一個骨碌爬起來，和我握手說：「你說得很對！你雖未受過現代教育，但你讀的書比我多；我雖讀過大學，也不過有名無實，平常並未見到這里。」

我說：「你得多讀點佛書，多明的佛理；將來替社會服務，更加有興趣。」他說：「是的，將來如有命出去，決去香港請教。但你到廣西後的感想如何

？」

「無別感想，所謂模範省，所謂抗日，乃……」

「你出來爲佛法爲社會奔馳，經費怎樣？」

「自己講學所得，或由弟子輩贈送；我是只有義務而無權利的。」

「貴教對於發心佈道者，沒有經費的規定嗎？」

「沒有。」

「然則貴教的制度不良，不可不稍加改革。」

「是的，佛教革命已鼓吹許多年了；因國家多事，政治上未上規道，而佛教改

革也就無從著手。因佛教制度的改良阻力很大，需要政府幫忙始能實現的。」

「敝省對於貴教盡破壞之能事，而全省各縣的佛寺所留無幾；大師有何感想

？」

「這是我們佛教徒的過：因爲佛教徒並沒有將佛教的真理向社會宣傳，也沒
有將佛陀救世的真精神向社會表顯出來；而一般齋公齋婆所給社會的印象又很壞
，不能引起社會的信仰。社會上既不知佛教的真理及主義而所見的盡是迷信，當

然要摧殘，要破壞。然今後我固希望佛教徒努力宣傳，而尤希望知識階級，地方當局，稍加留心；忽盲從附和，以免破壞三寶，墮入那落加中，是爲厚望哩！」我說。

睡在我前面的是一個姓羅的，他有二十四五的年紀，是一個殺人犯；但他自己不承認。他說：這是仇人誣害他的。老陳想勸他修行，被他一頓罵，覺得很不好意思。原來陳君是個知識界，而籠子裏都是無知識的，在這無形中便分了界限；所以陳君，並無人和他談得上。

晚上臨睡時，我和姓羅的談起天來了。我說：「你究竟爲什麼會到這裏來？」

「我的仇人誣告我，說我殺死過人，真冤枉！」

「你家內還有些什末人？」

「有個母親，已六十多歲了。」

「你未娶過親嗎？」

「沒有。」

「家內做什末事？」

「種田，現在我坐牢，田可無人種了。」

「你來了有多少時了？」

「六個月了。」

「未曾定罪嗎？」

「沒有證據，如何能定罪？」

「沒有人來保你嗎？」

「有的，鄉長及全村的人都來保過我但縣政府不准。」

「你想出去嗎？」

「怎末不想，早一天好一天。」

「我想教你一個法子，不知你信不信？」

「信！信！你說吧！你老人家說的話，我敢不信嗎？」

「在這里橫豎無一事可爲，不如默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求這位觀世音菩薩保佑你，拔你的苦，令你早早出去。」

「好的，我決定念；但是要念多少呢？」

「愈多愈好，最好念着不息，晚上睡覺也好念的。」

「那末，你自己爲什麼不念？」

「你這默子，倘使我不念觀世音菩薩，不蒙大士保佑，也許早被槍決了，我能夠走到這里來和你們見面嗎？」

「是的！是的！你說得很對！我從此刻起，決定念了不息。假使我忘記了的時候，請你提醒我。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南無……」

這兒每餐的鍋巴，是由火夫送進來大家分喫的。我從來不曾要過這東西，有一次我看到鍋巴來，便伸手去想拿點來喫着頑；一個姓李的朋友，由我手內奪去道：「你無分。」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次日早晨洗完面，我說：「朋友們！我想說個故事給你們聽，你們高興嗎？」

「高興！高興！我們最愛聽故事。」他們，尤其是那姓李的朋友，很高興的
要求着。

「好的，聽着吧，朋友們！」我說：「從前佛在世時，有一個徒弟名叫阿那律，這是外國的名字，中國話即是無貧的意思。因為他未出家已前，是一個貴族，很是富貴；既出家後，又有人送衣送食，不受貧窮；而且他過去多生多却已來，都是大富大貴，再不會遇到貧苦的環境；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無貧了。但是他為什麼生生世世不受貧窮而大富大貴呢？這里是有個緣故的：因為他多生已前原是一個鄉下種田的農夫，他辛辛苦苦耕了半天的田，肚子是非常的餓了，支持不住不能再耕了。於是坐在田裏等他的母親送飯來給他喫。等了半天，好容易他的母親給他送飯來了，而所送的乃是兩碗糲米飯，勉強夠充饑而已。端起碗來還未喫，恰巧來了一個乞飯的和尙，手內擎着鉢，由這里路過。這農夫一見心內便付量道：「我真苦啊！朝也忙，暮也忙，年頭忙到年尾；得的穀子除過租米，人工

，肥料，所剩無幾。若年歲不好，遇到旱災水災，一家老小就得挨餓了。這皆是由於前世未植善因，所以今生感此貧窮困苦的報，今生若再不種善因，來世便不堪設想了。所謂欲知過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界，今生作者是。什末因，什末果，一點也不錯呵。又大富大貴，皆從布施中來；——將自己所有的物件，隨力送給他人。——貧窮下賤，均從慳貪不捨中來。——自己所有不肯施人名慳，見他人所有意欲佔爲己有名貪。——我欲富貴脫此貧苦，不可不行布施；我欲布施，當布施這和尚。因爲和尚是修行人，猶如一塊肥田；布施卽是下種，將物件布施和尚，猶如將種籽下在肥田內一定有得收。」這農夫想到這里，便向那和尚招呼，並大聲叫道：「大師父！請到這里來！」那和尚走到他面前，他便將自己端在手裏還未喫的糙米飯，分成兩份：一份自喫，一份用雙手舉起來，恭恭敬敬的獻給那和尚。由那時起，這農夫便生生世世大富大貴，再不受那貧苦的報了。這故事，你們都聽得懂嗎！

我說完了故事，看他們的表情，尤其是看那姓李的有沒有被感動。

「聽懂了，你老人家說得好！我們都明白布施的好處了。」他們異口同音說

。九時飯已煮熟，先送鍋巴來了。老李對大眾說：「不准手動！得讓大師父先取！」於是我微笑着，拿着巴掌大的一塊。

初五日下午六時，忽提我去問話。我覺得很奇怪！凡是起解然過的各縣分，無問話的必要；現在要我去問話，又不知葫蘆裏賣什末藥。

司法官，是一個土頭土腦，胸無點墨的壞傢伙。大抵他原是本地的一個土豪劣紳，不過善攢營便作起官兒來了，他既做了官便如虎生翅，爲害不淺。先，監獄中無一個不罵他混賬；陳君說他是飯桶，是草包；這時我才知道果然不虛。聽說那傢伙姓王。

先向我問姓名籍貫，我是懂的，後來我就不懂了。原來他不曉國語，他竟用他鄉下的土語來問我；他因爲我聽不懂，便做手勢給我看，我幾乎笑出來，但依然莫明他意義的所在。於是他拿筆想寫了，他拿筆的姿勢，有點像城隍廟裏城隍

菩薩右邊的那武判，又有點像魁樓上的魁星。可是他一手抓着筆，一手按着紙，筆兒試了幾試，終竟沒有和紙發生關係；末了，叫坐他右邊的記錄代書。叫警兵傳下來給我看，原來是「你們佛教還有什末謎語否」的幾個字。我說：「謎語則無，術語則有。」他又問我有幾多，我說：「收集起來比隨園詩話還要多十倍哩。」其實他懂得什末叫隨園詩話，末了他說：「明天解你回去。」

「明天解到那里？」

「解你去鍾山八步，解你去荔浦蒙山。」

「我不能走路，又有行李，解我直接去昭平，由水路乘船不好嗎？」

「公事已做好了不能改。」

「我一來不是上過兩次報告了嗎？」

「下去！公事做好了不能改。」

我一聲不響，心內非常不快；帶我的警兵一路大罵司法混賬不置。原來帶我的警兵即是明天的解差，他也願意解昭平，不願解去什末「鍾山八步」，什末「

荔浦蒙山」。回到獄中，陳君問我道：「怎樣？」

「不怎樣，明天起解了。」

「解那里？」

「鍾山八步，荔浦蒙山。」

「阿唷！不好弄了！本來我就知道那混蛋會給你苦喫。」

「怎見得？」

「哪，荔浦到蒙山，一百二十里，雖無船無車，限一天走到，但路還好，可以買到東西喫。若蒙山到昭平，一百里路，盡是山嶺，並無人煙，路上茶也買不到一盃。這司法是一個不識字的蠢物，對於讀書人很妬視的；因為你會上過兩次報告，他知你有點名堂，所以就故意的弄送你了。」

我這時將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國模範地圖打開來找路線。先，我以為鍾山即是荔浦的別名，八步即是蒙山的別名。所以那司法先說解我去「鍾山八步」，怕我不懂得，故又重一句「荔浦蒙山」算是注解。怎知地圖上「鍾山八步」與「荔浦

蒙山」，一在平樂南，一在平樂北，彼此風馬牛原不相及。可見那司法若不是毫無地理常識，便是滿口胡說亂道。

心內煩悶，一夜未眠；和陳君談了幾句，便將東西料理好。次日四時即起洗面，五時起解，過渡到車站搭車。恰巧這天無公車。只有過路車一輛，到荔浦八十里，索價三元。兩個解差只去一個，買票得化六元，六時開車，八時即到荔浦。

一進縣府，便將行李交傳達處代爲看守。我和解差上街喫東西。走徧數條街，無東西可喫；末了每人化一毛錢，喫四個粽子了事。我預備在荔浦監獄中住上四五天，好做一點弘化的工作，看一看荔浦監獄中的情形及待遇，比平樂桂林如何。劉運發大約也解來了，如未開釋我還可以見到他。於是在街上買了一個瓦罐，買了一角錢的豆醬，想帶到獄中下飯。

我在桂林臨動身時，曾和鍾悟塵先生說：「一縣解一縣我是很歡迎的，我趁此機會可以到各縣監獄去嘗試，去經歷，去體味，去弘化；將來有成績無成績我

不管，所得到的材料必定是很豐富的。」當時周秦鍾諸先生，各皆點頭贊許，視我勝利。現在平樂的法官雖是頑弄我，其實他竟成全我了，我真要感激他哩。

然而，不想在荔浦竟不能如願以償，只在傳達室門口長凳上坐了一小時，當天便轉解蒙山。致荔浦的監獄中的一切，我皆不得而知，殊屬憾事！

荔浦縣城很小，街道亦窄，房屋皆舊式，商業亦很冷淡。街上徧地皆兵；無論店面或住戶，家家都住得滿滿的。乾淨的店面住官長，污穢點的住弟兄；而桂林，陽朔，平樂，莫不皆是這樣。

世界兵最多的國家要數中國，中國兵最多的省分要數廣西。然究其兵多的所以，一方面由於有槍階級高過一切，軍人要把持地盤，不得不多養些打手自衛。另一方面由於農村破產，工廠倒閉，失業者衆，加之天災人禍無衣無食；而年輕者便視爲匪與當兵，爲兩條最好的出路。爲匪的不談，卽如當兵每天除起兩次操便無所事事，一提到打杖便興高采烈，認爲發財的機會到了。他們無須工作，而可有得吃，有得穿，有得玩，有得拿；這種便宜事，又何樂而不爲呢？所以有許

、多家內有田有地，或開着舖頭的，他們也不願在家裏種田開店。不信嗎？我可以舉出兩個來做代表：

桂林獄中的老趙，他曾當過十多年的兵，花邊也會寄過好幾千回家。起先，家內只有一二十畝田，現在已買起五十多畝來。當兵爲什末會弄到這許多錢？不用說，聰敏的讀者會明白。我勸他出獄後不要再當兵，可以在家裏種田，孝養父母。他說：「那不行！我在外耍慣了，種不來田。」我說：「你已二十五六歲了，難道不想討老婆嗎？」

他說：「老婆算什末！我在外面也不知耍過幾多。」

馮志財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他是番禺人，家裏開水菓店，有母親，還有一個姐姐，父親是早已死掉了。他十四歲就出去當兵，這次因爲飲醉了酒，打破了一個女人的頭，被判了一年的監禁。已下就是我和他的問答：

「你幾大當兵的？」

「十四歲。」

「第幾軍？」

「十九路軍。」

「就是上海打日本的十九路軍嗎？」

「是的。」我對這位小英雄忽然起敬了。

「現在呢？」

「因十九路軍在福建失敗了，我才投到廣西李宗仁部下來當兵。」

「每月有幾多餉？」

「七八塊錢。」

「你有寄錢回家否？」

「寄過，在上海打日本時，曾一次寄足五百元回家。」

「那里來的這許多錢？」

「老百姓都跑了，皮箱打開來裏面盡是雪白的花邊；那錢既無人要，所以我

們弟兄，人人都發了一點小財。」

「十九路軍不是說，「不要錢不怕死」的嗎？」

「那不過是一種宣傳作用，世間上那里有不要錢的獸子」。這位小英雄很坦白。欽佩！」

「你出獄後，預備怎樣？」

「依然當兵，廣西不要我，就到南京去。」

中國的兵，皆可作如是觀。

荔浦縣兵的班長，真是一個好人，他姓陳，矮矮的個子，黑黑的臉，說話雖是廣西口音，但他有點像北方，而且口聲聲喊我同鄉；他爲我很幫助一切的。平樂的解差走了未久，陳班長便來問我道：「同鄉，你能走路嗎？到蒙山」

百二十里，今天就要走到；差不多九點鐘了。」

「我不能走路。」

「那怎末辦呢？」他比我還要作急。

「有轎子嗎？」

「轎子到是有的。」

「那末，辛苦你替我叫頂轎子吧。」

「你有錢嗎？轎子很貴哩。」

「有的，沒法啦！」

「好！我去替你叫。」

一會兒他回來走得氣喘喘的說：「同鄉，轎子已竟叫好了，八元鈔票，你自己交給他們好了。阿唷！還有行李嗎？」他走了來提了一提道：「還好，不很重，轎子可以帶的。」

又一會子轎夫來了，一看有行李，不肯帶，要加五塊錢。陳班長生氣說：「要了人家八元，還要加五元，豈有此理」？些科長科員們也生氣，叫將轎夫押起來。末了，班長想叫那一個被起解的犯人替我拿皮箱，到了蒙山給他一點錢；——原來這天是特地解那個匪犯的，因我來了就順便一道去。——但那犯人不肯。末了班長將皮箱內的東西，分一部分到藤籃內去，叫一個弟兄替我拿皮箱，藤籃

則叫轎夫帶。但弟兄也不肯替我拿，轎夫也不肯替我帶；費了許多唇舌，末了再加三元，由轎夫另叫一人替我担。臨走時，那班長還囑付我路上小心；所以我心內非常感激他。

但是那幾個解差，我很不高興；他們不但拖着槍，背着子彈，他們還要用繩子將我綁起來，我坐在轎子裏，他們將繩子的另一端緊綁在轎槓上。他們想在路上發洋財，所以一出荔浦的縣城，他們便對我說：「老師父，很對不住你，我並不要拘束老師父，這是上頭的命令，……」假使我說一句「那末，請你鬆一鬆吧！我給你們點錢吃茶」的話，他們就會將繩子取消的。但我除了「喔」「唔」「是的」已外，什末也不響；路上茶水誰吃誰給錢。那個匪犯才有趣哩，他身邊不名一文，每逢到一個鎮市食物店，他坐下來就吃；末了要那幾個警兵替他給錢，氣得他們翻白眼。

一路的風景絕佳，道路亦平，每隔一二十里便有一個鎮市，可以到粥店吃粥吃茶休息。這天，太陽特別厲害，轎子雖有篷，但兩腳下垂，又未穿襪，猶如火

炙，晒得發紅。當晚痛了一夜，碰也不能碰一下。後來足面皮膚由紅轉黑，兩個月後黑皮尙未脫去。

下午三時，已到離蒙山三十里的新墟，在一家茶店前將轎子停下。轎夫向我支錢去茶店過煙癮，解差們進茶店吃茶，我則仍留在轎子裏。那些老幼男女大人小孩，從來未曾見過我這個怪人；所以通統圍得來看，圍得水洩不通。轎夫怕我難爲情，將轎簾放下。我覺得這些人從來未曾和佛教發生過關係，從來沒有見過和尚，沒有聽過法音，真是可憐之極！我既到了這里，當然要令他們種點善根；當下便叫轎夫將轎簾捲起，讓他們來看。因爲我是一個和尚，這里輕易不會見到和尚的；所以，讓他們看一下好種一點善根。我又用洋傘柄擊轎槓，高聲念阿彌陀佛數十聲，令他們不但見色植善，而聞到音聲的也種了佛種。

我留心該鎮與他處不同者，每隔兩三個舖面則門牆上必貼有戒煙藥膏供給處。然戒煙藥膏者顧名思義，必定是吃了這藥膏，大煙便可以戒除了。不過裏面賣的究竟是戒煙藥膏，抑或是鴉片煙膏，尙屬疑問。因抬轎的轎夫，去吸鴉片煙的

地方，即是那戒煙藥膏供給處。然而不管你是戒煙藥膏，抑或是鴉片煙膏；總而言之，由此可以證明該處吸食鴉片者，比他處爲多，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七時到蒙山縣府，而衙內衙外來看熱鬧的不知幾多。一個被起解的犯人，穿着黑色的斜領長衫，本來就夠奇怪了；而且蓄着鬚鬚，戴着眼鏡，手持念佛珠，脚穿羅漢鞋，並且坐着轎子；像這樣的一個犯人，他們自有生已來還未見過。所以他們都覺得奇怪，一起圍得來看。

蒙山的監獄，待遇算是最好的了。我們住的那里一共是三間，隔成三個籠子；當中的名中籠，左邊的名東籠，右邊的名西籠。裏面的空氣和光線也還過得去。晚上無電燈，每個籠子點兩盞火水燈。我住的是東籠，蚊子很多，但可以挂私家蚊帳。頭一晚我被蚊子咬得要命，第二晚因爲起解去一個，又開釋去一個，寬大了好多，我便攢到一位難友的帳子裏去睡。蚊子雖咬不到，但空氣被遮，又無風；所以熱得依然不能睡。

籠子外面是一個三丈寬六丈長的丹墀。西南角上一間小屋，是打更的住的。

西北角上有廁所一個，旁有小屋一間，內有鍋灶，犯人門可以在內弄飯煮菜。前面靠牆，用瓦蓋成一條五尺闊三丈長的走廊，裏面除一個水池外盡是小灶。白天早晨七時開放，人犯可以自由行動，三個籠子彼此也可以相通，晚上七時收籠。

公家每餐，發飯一斤。那飯，米又白，又煮得好，不要菜都可以吃它幾碗。

如果高興領米，不欲領飯也可以。水是儘你用；因為那水是年輕的犯人自己去挑的，每天担兩次。我們三個籠子，共計只有四十幾個人；他們每天去担二十担水，所以買點柴來燒水洗澡洗衣，那是不成問題的。菜的方面只要有錢，那裏有個買辦每天去替你買兩次菜。你自己動手煮過三樣五樣都可以的。

我是最後去的，所以領飯時須在最後。那發飯的每逢我領飯時，總得恨命的加上兩勺，然後笑謎謎的問我道：「夠吃嗎」？我亦笑謎謎的向他點頭道：「謝謝你！很夠了」。未了我起解時，那發飯的竟欲跟我一路回港出家。

我在蒙山共住了四天，成績很好。因蒙山到昭平盡是山嶺，行李無法攜帶；於是將不關重要的東西，統統拿出來分散結緣；大藤籃和裏面的善書都送了人。

老陳得我的東西最多，於是他得照應我；所以四天之內吃的菜，飲的茶，洗澡的水，都由他發心料理得如如法法，我好像是他的客。後來我替他取的法名叫做佛弘。

還有一個也是姓陳，他犯的是和奸及拐帶。他將一個有夫之婦拐走，被那女人的家屬追到了放了一槍，他的腿子被打着一個洞，兩個月還未醫好，現已被法院判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我對他說：「你的罪很大的，假使你的老婆姐妹被人家抱在懷裏胡爲，你看到了如果心內忿怒欲想去和人家拚命；那末，你就不應去奸淫人家的婦女。又奸淫是一種罪惡，有了這罪惡的因，就會有痛苦的果。像你現在脚被人家打破了，還得坐牢，這都是奸淫的惡因所感的苦果。你如果不發心念佛，懺悔罪業；將來死去還得落地獄變畜生，來世變人老婆偷漢，討不到好女人。」

他聽後對我說：「我可以發誓，從今已後已知大錯鑄成，再也不敢胡爲了。」
。於是我替他取法名，叫做佛壽。

最駭人聽聞的，是一個十六一個二十八歲的兩弟兄，酒後將祖父打死，他兩個都被判了十年的罪。他們在裏面什末事也沒有，終日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就吃；今天這樣，明天也是這樣。我對他們生了無限的憐愍，勸他們悔過，發心念佛，求生西方淨土。費了許多心血，始生信仰，每天用米記數念佛。

總之，我第二天說了一天的法，所取的方法：是先向他們問所犯何罪，然後說法來對治他；他們犯的罪不一，我所說的法也就隨之各各不同。第三天舉行簡單的皈依儀式，發心皈依的竟有三十多個，我一同他們取法名。

第四天一天亮，我又起解了。本來初六晚到蒙山，初七晚管鎖員就通知我，說初八早起解；因為叫不到轎子，始改初九，而初八日託警兵將轎子講妥，共二十元，去三個人，兩個抬轎，一個担行李。另外給五角錢解差，託他們替我買食物；因路上買不到吃的，而警兵竟視錢如命，五角錢只替我買柿餅七個；路上他們吃四個，我吃三個。彼等在路上飲茶吸捲煙，亦須我給錢。

初九日天未亮，管鎖員來開鎖，引我到警兵宿舍洗面吃飯。轎夫天亮始來，

那轎子是用轎槓兩根，綁木一塊算作背靠，吊板一塊作爲坐位，再用繩子另吊木棍一根作踢脚之用，上面無篷。我用枕頭線毯鋪上，坐上去覺得比前次蓬轎舒服得多。

蒙山到昭平，有一百里路。開始一二十里是平地，將到昭平十多里也是平地，中段六七十里盡是山嶺。

起程時，街上店舖尚未開門。天上被灰色的雲兒滿鋪着，雖覺涼快，只愁下雨。兩個解差皆二十左右的年紀，一面走一面唱，行動如小孩。我亦和他們有說有笑，有時高聲念七音佛。說笑時，順便勸他們勿吃酒，勿賭博，勿吸煙，勿嫖妓，勿懶惰奢侈；要孝敬父母，要忠事國家，要勤勞儉樸，要服務社會，敬老憐幼；不得倚勢欺壓小民，貪圖金錢；他們皆唯唯答應。

這裏的出產以米爲大宗，其他雜糧如花生，番薯，高粱，粟子均有。還有一種植物，在他處未見過，苗高一尺，莖葉如粟子，所秀之穗狀如佛手，初秀時是綠色，成熟時其色變紫，上聚小粒，磨成粉，可以煮粥，加糖少許，猶如谷古，

名曰麥餐。

九時，平地已過，路轉窄轉高，山嶺路程已開始；六七十里路，共翻三個嶺

。第一個嶺雖不高不大，却很危險。轎夫抬着轎子涉了五六次水坑，小的一二丈闊，大的十多丈，水很急。有時沿山脚水溪行十多里，水聲嘩嘩，與歌聲映成一片，聽之神清意爽。有時行到山半，路徑彎曲如羊腸，猶被山茅所覆，須用傘柄撥之始能尋出。有時上臨千丈懸岩，下臨萬丈深壑；路是用高低不平的石頭架成，轎夫到此兢兢業業步步留心，不敢大意；倘不細心跌下去，便粉身碎骨不堪設想了。

我在轎子上兩手亦忙個不住；因為山上的毛荻樹枝皆彎曲下垂，轎子經過時，我得用手將它們托起，由底下攢過去。有時兩手來不及，便弄得滿頭滿面的水珠及蛛絲。桐油樹上的菓子，打在光頭上，打得「拍拍」的響；而轎夫及解差於是鼓掌大笑，而我已打得頭青眼腫了。然不唯願上，還得願下；因為那路高低不

平，或上或下，上時須用手抓緊轎槓吊住，下時亦須抓緊轎槓兩腳伸直；所以在這裡須手眼齊用，不敢稍懈。若上下太陡，只好下轎步行。然回視蒙山縣城，則歷歷分明，如在山足。

翻第二個嶺，我跌了一交。我跌的那一交真險，原來那里一面是高峯，一面是深壑；只有八寸闊的小徑，尙被茅草遮掩。空身人尙不易走，加又下雨，只好下轎步行，但一個不小心，左腳忽落空，便整個人滑下去，而求生的慾望使我很敏捷的，兩手抓住小樹枝；於是便懸掛在空中。警兵聽我「阿唷」了一聲，便趕來援救；然全身泥塗，狼狽不堪可是一把傘，依然挾在腋窩中未放。行數十步覺痛，將褲腳管捲起一看，原來大膝上已被石塊擦破銅元大的一塊皮。明知二天油，萬金油，可以止痛；但我所帶的藥品，在桂林已被公安局的便衣隊檢查時，當做違禁品沒收去了。至於轎夫跌倒，我並不受危險。他們跌下去，將轎子攢在地下；我亦同時站在地下。因為，我有經驗的緣故。他們將要跌倒，將要將轎子向地下攢時，我便將腳一伸，腰一挺，兩手再抓住路旁的樹枝；便千穩百當的站

在地下了。

第三個嶺最高最大，一上一下四十里，我們翻這個嶺也最吃虧。行到山半忽大雨，風又急，雨又莽，不能行動；六個人團在一塊大石的旁邊暫避。洋傘只能遮太陽，若下大雨便失效用。身上衫褲全溼，有如落湯雞，淹死鬼。又覺寒冷，手指甲竟凍得發紫。半小時後，雨稍小復行。轎子不能再坐，先行到山腳下去等；三十多里溼滑的山路，只好步行。交，是左一個，右一個，接二連三的不知跌了幾多。有時攢得太重爬不起，解差便來相助。這時便於不知不覺間起曠心，大罵平樂的王司法混賬不置？罵後始覺不當。因為我既發菩提心行菩薩道，便當為有情故犧牲一切，雖受三途劇苦，亦不當退心。何得因受小小的挫折，便失覺照而自怨怨人呢？可見我雖一方面發菩提心，一方面依然是一個業障深重的凡夫；而貪嗔癡愛一絲未除。不過在五濁惡世，起一念善心，說一句好話，做一件善事，都是難能可貴的。我既是五濁惡世的一個凡夫，則有時失覺照起不善心，說不好話，做不善事，當然難免。所以，他人雖鄙視我，輕賤我，但我自視很高，決

不肯自暴自棄。

山嶺翻完天已黑，尚有十多里路，我坐在轎子上，抬轎的拾起來向前直奔，八時始到昭平縣府。

昭平縣府各職員，一見我莫不對我表萬二分的同情。一個一個皆說：「太不成話！出家人又未犯一點法，也將人家捉得來，這真豈有此理！這還成個什末世界？……」他們見我未吃東西，而又去替我買綠豆粥。典獄官來檢查我的行李，怕行李內藏小刀之類，或煩惱起來發生自殺亦未可知，所以未入監獄須加檢查。檢查畢對我說：「和尚，你是什末事都沒有的，現在不過送你回去，你可放心，不用憂愁！」

昭平的籠子很污穢，我的枕頭毯子在路上被雨打溼，裏面沒有蓆子，蚊子又多，又無燈火，這一夜無法入睡。

次日——初十——五時半，縣府解七個賣藥的——都是廣東人，怕是偵探，下梧州，我亦順便加入；所以我在昭平只住一夜，並未吃過一餐飯，待遇如

何我全不知，也沒有求得及做弘化的工作。

兩個解差解了七個賣藥的並一個和尚，乘電輪無須自己出錢。上午六時開行，下午六時到梧州。見馬路兩旁盡是擺的荔枝，在桂林就想吃這東西；但有錢無處買，這時一見此物，真是嚙嚙欲滴。但兩個警兵解八個人犯，散手散脚的在街市上不易招呼，若叫他們一起站住，等我買荔枝，怕做不到。只好暫忍一時，待到監獄中再託人代買好了。

廣西各縣的縣署，要算梧州最華麗最考究的了。那裏有百年的老樹，有千年的水渠，有舊式的石級，有新式的亭台，岑樓精閣皆西式。並搭以高架，正在大興土木，大禮堂傳達室……尚在建造中。所謂建設新廣西，當然須從縣政府建設起。我想縣府既洋化，監獄當隨之而摩登；我得以這裏面多住些時，過一點快活日子。不料梧州的監獄，乃在離縣府半里路的另一條街，其中污穢，潮溼，破敗，簡陋，與其他各縣無別。天下老烏一般黑，凡是犯罪的犯人受懲罰的地方，當然不會好；所以有人說：「某處的監獄是三層洋樓，白天開放去體育場游泳，

賽跑；吃飯時，每餐有四樣菜。」然而，我不大相信。如真有這地方，我真想到那裏去住它幾年哩。

送我們入看守所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拏張紙條引路，昭平來的兩個解差押後；一進看守所的頭門，便由管獄員接收。管獄員命我在前走，七個賣藥的在後跟，轉了兩個彎，進過兩重門；我進第二重門時，忽起了一點思疑。

這門內是一個丹墀，前進三間，當中是廳，左邊是典監官的臥室，右邊是一個監獄；後進也是三間，後面還有許多，都是監獄。然而前進廳內，忽有三四個搽粉抹脂，花枝招展，摩登其服，妖笑其聲的，年輕女人在那裏。我想，這裏究竟是監獄呢？抑或是娼寮呢？我們都是罪人，將犯罪的人送進娼寮裏去，那是不會有的吧？然既是監獄，爲什末會有這些摩登女人在這裏？這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了。

想到這裏，意欲站住，不敢再進。而同時忽聽管獄員亦高聲命站住。其他七個賣藥的，他們都是每人担兩個木箱，天井內已擺滿。管獄員來招呼去典獄官那

裏去登記，又施檢查，真麻煩！

典獄官是一個三十左右的青年，觀他的臉色不消說，是一個已得道的道友。他已「煉成身形似鶴形」了。後來我打聽得那幾個女人，是他的小老婆和妹妹。

檢查得真討厭！他們將你的物件，一件一件的搬出來，丟在很污穢的地下；檢查畢，一起捧起來向你皮箱內，橫七豎八的一攢，並沒有時間給你整理。又要我將皮箱連鎖匙交給他們保管，因為內有銀包一個，貯有大洋六元，東紙西紙共數十元，被他們看到了，他們想非分妄想。我說，皮箱及鑰匙統統交給你們也可以的，但裏面的東西你們要負責，少了一件須十倍償還。那些傢伙見我面色不好，於是將鑰匙交還我道：「不要你的鑰匙，皮箱你自己帶到裏面去保管好了。」

我們住的即是那些女人隔壁的一個監獄。那裏原是一間，裏面分成爲二，可以相通。東邊的五尺闊，二丈深，只住了三個人，他們愛乾淨，地板每天都要用水洗，空氣和光線又好，又有電燈。西邊的一丈多闊，住了十多個人，空氣很壞，又黑又污穢，毛廁亦在裏面。七個賣藥的先走到那裏住下，我在最後進去；那

三個難友看我還乾淨，便向我招手表示歡迎道：「大師父，請過這邊來住！」又用手拍拍地板道：「這裏很乾淨。」我亦大聲說：「是的，來了，這樣乾淨的地方，我至少要住它三個月。我們來做朋友吧，我會說各式各樣的故事。」

這三個難友，一個姓陳，一個姓梁，一個姓李。陳、梁都曾在十九路軍做過事。姓陳的是廣西南寧人，在十九路軍當過排長，福建失敗後到北平去投在商震部下，意欲稍盡抗日的義務。但北平已無日可抗，又在報紙上看到陳銘樞已去廣西任要職，廣西是最主張抗日的，於是他由北平起程回廣西，意欲見陳銘樞找事幹。他並沒有料到……：無非是表面上的一種宣傳作用，骨子裏所抵抗的……：他更料不到一到廣西，便被誣為偵探而拘留。他在這裏坐了一個多月了，家有老母妻子，怕他們煩惱作急，並未寫信通知。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每餐需三碗飯始能充飢，現在每餐只有十六兩爛飯，身邊錢又用完了，無錢買飯吃；這罪多末的難受呵！我會勸他出獄後不要再當兵，也不要想做官；中國之所以不可救，並不是沒有兵，也並不是爲的沒有官，是在兵太雜，官太多。青年們要救國

，須從事實業，或種田，或做工，用自己的勞力；解決衣食的問題。如果想由當兵而昇官發財，那是一種大錯，無益於國家。他聽了我的話，也十二分的感動。他說可惜遇到我太遲了，若十年前遇見我，便免得吃許多無謂的冤枉苦了。

阿梁二十四歲，受過中等教育，在十九路軍當過書記。他這次被捕，也是被誤會為偵探。他是藤縣人，家裏很好，但他想做官，不願在家埋沒。我於是也著實實說了他一頓。我教他將自己在學校內所得的知識，回到故鄉去領導鄉民，注重生利；並多看佛經，多明佛理，依佛教的道理去自利利人，使自己的家庭及故鄉的民衆，都變成善良的份子，安分守己樂業安居。他聽了我的話，亦被感動，於是一個想做官的官迷，又想拜我為師欲做和尚了。

西邊籠子裏關着兩個道士，一個安徽人，一個湖南人，他們都是一字不識的鄉愚，才出家三個月，頭髮已留二寸多長。據說他們的師父，叫他們出來行脚三年，每年需寄大洋五十元給師父，然後始有一個地方給他們修行。所以他們便盲目的，到處去亂走，去化緣；可是一到梧州，便被捉住了。他們既出了家，做道

士；我亦生一種憐愍心不教他念「太乙救苦天尊」，而教他們打坐合掌念「阿彌陀佛」，好種一點善根。

我在這監內共住了四天，第二天便託人替我買荔枝，心內很想吃這東西。但那是那典獄官不准，說是怕我們會生病。後來等他吞雲吐霧的當兒，便偷偷嘴嘴的買了兩角錢，一頓喉去猶不夠。後來在船上，在廣三車上，在廣九車上，皆大吃特吃，大快朵頤。後來在香港病了好久，不知是否吃多了荔枝的緣故？

我們隔壁的這幾個女人，真有點打悶岔。除了她們晒衣服到天井來時，我們雖不見她們的妖冶之色；但她們的那種輕詼的言笑之聲，一天到晚是聽到的。至於我們對面的那幾個籠子裏面的犯人，一天到晚時時刻刻可以看見她們。大抵坐牢既久的青年，對於性的問題不能解決，心內無時無刻不發生苦悶，有了一種欲得的希望。所以我在桂林和平樂時加注意。每逢難友們家裏的老婆或姊妹們去看視，而其他年輕的些難友，便一起圍去擠眉弄眼，評頭評足，真是醜態百出；末了弄得那些婦女們，面紅耳赤怪不好意思的逃走。古人說：「食色性也」。又說

：「飲食男女乃人生之大欲」。所以青年犯人的性的渴望那是免不了的。不過那典獄官不將自己的女眷離開監獄，另找地方居住，而將他們住在監獄中，和犯人們接近，使青年的人心裏頭間接的多受痛苦，是最不應該的。大概他既要吸煙，而且煙癮很大，若另外租屋所費太重，經濟的問題不得不委屈她們陪着犯人坐牢。

十二日下午三時，忽提我去問話。法官姓吳，看那樣子大約也是同善社的朋友，佛經也許看過一二本，又加上一點外道的見解。現在要釋放我了，理當要問問話；而且他又知道我是一個和尚，要想籍此和我談談佛理。所以問話時照例問過姓名籍貫外，便和我講道論法的弄了一小時。大約都是由他提出問題來，我便指手劃腳很大胆的侃侃而談。他旁邊的記錄，這時無處下手，只向我翻白眼。現在問姓名籍貫的老套子略而不談，茲將所說最重要的略錄於下：

「你是佛教嗎？」

「是的。」

問。

「僧人是不是佛教？」他看看桂林來的公文，見公文上是僧人，所以發出此

「社會上的習慣，皆指出家的佛徒為僧人。」

「你會念些什末經？」

「心經、彌陀經、大悲咒；往生咒我都會念。」

「其他的經，不會念嗎？」

「我和他人不同，但求理解，不重背誦。」

「你共計看過幾種佛經？」

「佛經祖論古德註釋，看得很多，大約有數百種。」

「念往生咒有什末好處呢？」

「可以拔除業障往生淨土。」

「念大悲咒有什末利益呢？」

「可以蒙大士加被免難消災。」

「念阿彌陀佛有什末好處呢？」

「念佛的利益有二：1. 阿彌陀佛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化主，我們誠心稱念他的德號，將來臨命終時，佛來接引，可以往生彼國。2. 念佛時以佛爲念，佛念外更無餘念；因此精神鎮靜思想正確，頭腦清楚，而有一種決擇是非的智慧和靈敏，能夠明白什末是善應該作，什末是惡不應作。所以念佛的人，在無形中已改變其性質，而爲一個善良的份子，決不會去爲非作歹。」

「中國目前弄得一塌糊塗，佛法能不能救中國？」一個法官在庭上訊問時，和被訊問的囚犯，討論救國的問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欲救中國非提倡佛教不可。」

「爲什末？」

我說：「國人習於惰，而懶惰可以亡國，欲救國須主動；佛教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早起遲睡夜以繼日；這即是勤勞呵。國人習於奢，而奢侈可以亡國，欲救國須主儉；佛教破補好遮身淡飯肚中飽，衣能遮寒食能充飢卽足；這即是儉樸呵。」

。國人習於私，而自私可以亡國，欲救國須主公；佛教的根本主義即是大公無我，普度羣生克己利人；倘全世界人人都信佛都依佛法去行，則全世界所有的軍隊武器法律刑具都成廢物；這即是大同實現呵。總言之，佛教勸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這「諸惡莫作」的「諸」字，及「衆善奉行」的「衆」字看起來，佛教是無惡不遮，無善不勸；唯滅惡修善者，然後始可自救救人；反此皆取亡之道。」

「你所說的皆儒教的道理」。他欲將他人之長，佔爲己有。

「家貧失學，未讀儒書；已上所說，皆據佛典，且聖人設教均令滅惡修善，殊途同歸何問儒釋。」

「你會看相否？」

「算命看相目爲邪命，爲佛教所遮止；爲度衆生故有時亦方便爲人看下相。他人請我看相者，欲知將來結果好與不好而已。我可以乘機對他說：『將來的好與不好均是果，果必有因，所謂因者即目前善惡是。造因善，結果必好；造因惡，結果必壞。所以你將來的結果好與不好，只須反問自心，因你自心非善即惡故

。』
「你會替人治病嗎？」

「佛爲醫王，法爲良方，僧是看護，一切衆生均屬病夫。病有二種：一身病，世間醫生以樹皮草根可以對治。二心病，卽貪、嗔、癡、愛、淫、殺、妄……；非如來法藥無以見效。我見貪病重者，教觀所貪不淨，而貪病除。嗔病重者，令觀所嗔對象宿世曾互爲父母子女，憐愍心由是油然而生而嗔病息。……總而言之，衆生的病無量，佛的法藥不一。隨時隨地以法藥治病，不受診金。」

「你有募化否？」

「來去的川資均由已備，並不向人募化分文。」

吳司法這時聳聳肩向我點頭：「你說得很對，不過廣西時局變動，環境不許你在廣西多枕擱；因爲人人都想害你，我勸你早日出境，免受危險！」

「我到那里呢去？」

「到廣東去。」

「我搭香港的船直接回港，可以嗎？」

「可以的，可以的，明天送你上船。」

十三日無船，十四日十二點鐘，派警兵一名，送我搭和平一號小輪，下午三時半開行，而我七十二天的牢獄生活於是告一段落。而我這篇文章，亦暫寫到這里爲止。

附 錄

遊桂十五咏

梧州道中

舟過西江境欲仙，萬山重疊妙難言；

村中古樹垂新綠，水上晨氛結紫煙。

平樂道中

航行百里盡山林，茅屋小村葛氏民；

九曲三灣河水激，夜來月色長離情！

桂林道中

飽覽奇峯百萬重，岫嶙突兀筆難功；
白雲時欲來與語，綠影倒垂碧水中。

祝聖寺

祝聖寺中聞法語，省春岩畔聽泉聲；
新堂古殿宗風好，都是安公一手成。

觀音閣

扳蘿聳步上朝雲，壁峭懸岩少客登；
可恨青年無道理，觀音古佛碎金身！

普陀山

層岩萬丈勢如飛，疊閣重樓氣象恢；

曩昔禪林清淨地，空遺古額引心悲！

七星岩

七星岩畔古棲霞，昔日曾開般若花；
雖有洞天稱偉蹟，如今不復屬僧家。

月牙山寺

幾年聽說月牙山，累欲一遊未得閒；
此處果然風景好，泉聲聽靜久思還。

龍隱岩

龍隱岩旁龍隱庵，飛泉時滴屋檐間；
岩中破壁呈奇觀，庵外潮流露泛瀾。

隱真岩

隱真岩內可修真，倚石旁河古寺呈；
不供觀音與勢至，常覲呂祖玉皇君。

紫金山

公園新闢境天然，紫色山高接紫煙；
水上木橋成點綴，秀峯礪俗緊相連。

疊綵山

疊綵巋巍可入雲，洞中寒氣雜香薰；
景風閣上凭遐望，綠水青山繞古城。

老君洞

朝陽古洞據高岡，殿宇亭台盡頽塘；
可笑老君猶閉目，斜山對坐思渺茫。

開元寺

開元古剎建隋唐，舍利塔巔每放光；
慧室神居成頽朽，未知何日復輝煌？

虞帝廟

虞廟亭台氣象雄，巉岩突兀聳碧穹；
與來縱步攀高望，覽盡桂林百萬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旅桂蒙難記一冊

定價八角

著述者 釋 悅 西

發行者 一 笑 庵

印刷者 南京民生印刷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82

980110

XL

